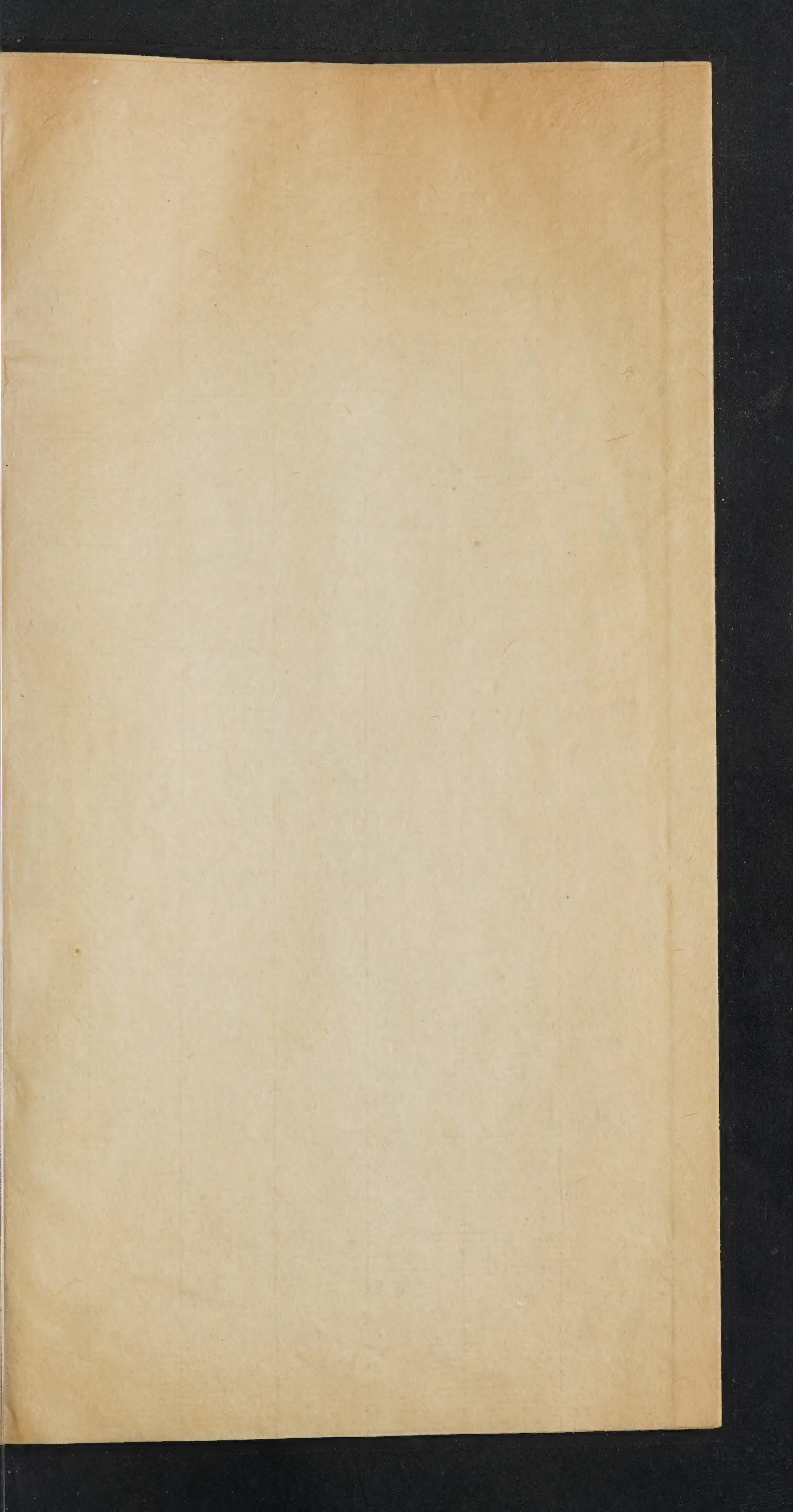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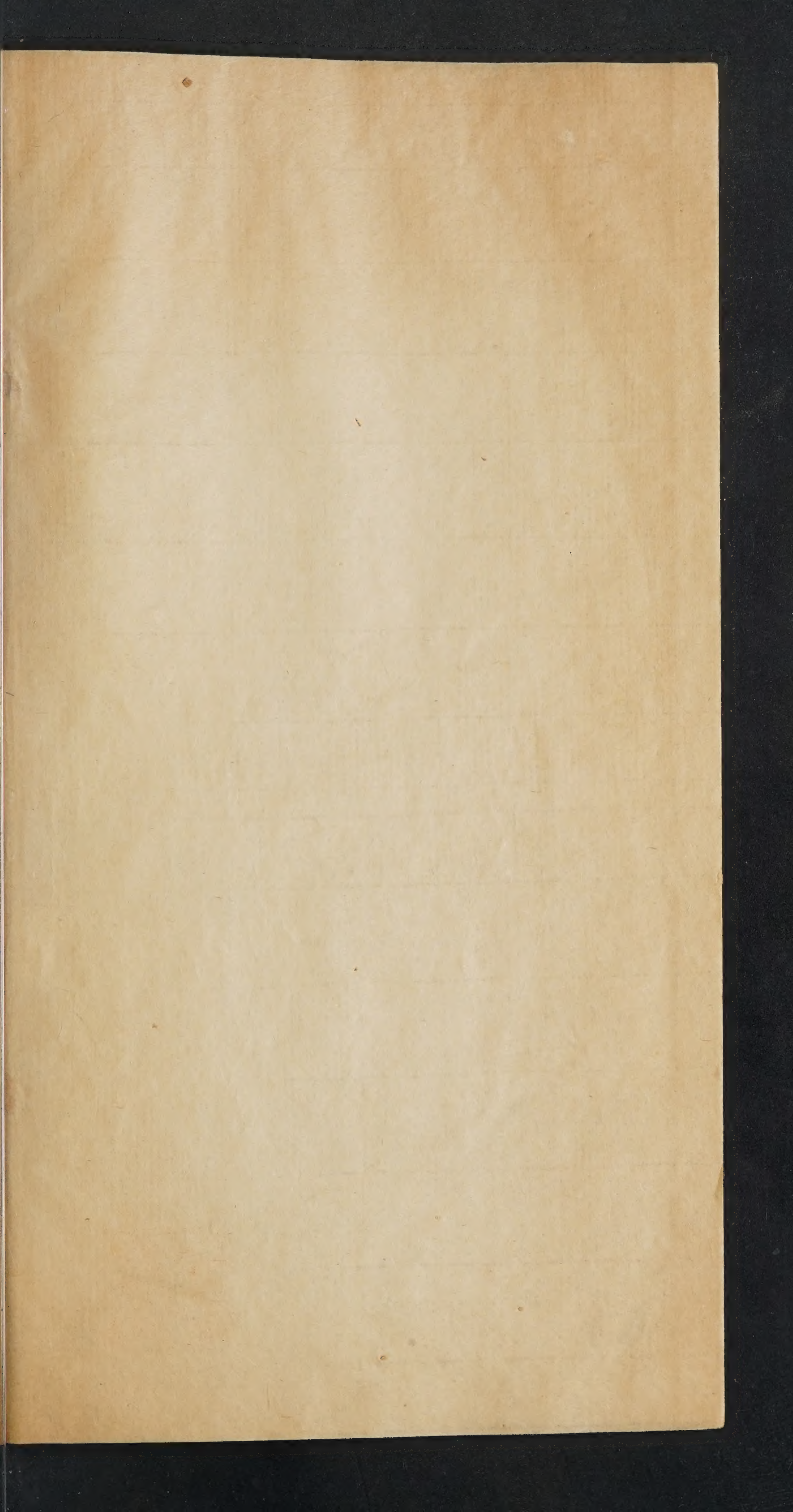
四書代言

亨







四書代言論語三卷

西寧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源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聖人取人。皆在田俗風塵之中。表其素行。非徒取其當刑于之範而已。長雖是刑戮之未能免。然却許其罪。是挂吏議而不挂清議。身累而心無累。其素行之可取也。

南容世家子。退處南宮。人疑其為廢。故從其素行卜之。見有道之必用。即無道之刑法無常。亦不得而及彼也。世亂而身自治。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illegible]否得失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

聖人只就其生平而妻之。非有一毫私意。計將來之成敗禍福也。縱令聖人妻龍逢比干。遂悔之乎。

○反覆歎之。只是喜子賤能尊賢取友以成德也。子賤能取是正意。多賢供子賤之取是副意。不然君子成德。全靠別人了。子賤治单父。而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二人。然當夫子卒時。止年二十四。於聖門為最少。夫子喜其单父之治有成而稱之。以堅其取友成德之益也。

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其厚於兄而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妙替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

○夫子二答無淺深。上是虛。下是实。器字實兼体用天下有無体之用乎。瑚璉古器。謂其為先朝法物。而廻别時流也。清廟貴器。謂其為神明賞鑒而應世特異鍺也。然亦有使之收斂才華。涵養德性意。寓規于裏。所以切磋琢磨之也。

○禦人口給。佞言也。屢憎于人。佞言之不足用也。不知其仁。不輕言仁。特常言之耳。世方以佞為賢。而又屢憎。何也。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故也。口給一字重不根于心而給于口本心之矣屢憎句。只抹倒佞人心事。令其愧悔耳。當時重佞。關世道不小。戒人要在識上矣子重在不佞。不可把仁字並看。

○吾斯一語學術事功。都已包藏盡了。信

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尚鑄◎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自言見憎君子不避

○子使漆雕

不信仕不仕。皆可勿論故悅者。悅其當下一念。故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儒者不可無自信工夫。不可有自以爲信念頭。夫子曰我未能。又曰我無能。聞正與此衷相合。蓋一。念之處。得千古聖脉也。是舜之敬修猶病。文王之望道未見正是此意。若說開眞有未能。則夫子使之也誤。而悅之也亦淺矣

斯字即領仕字。言我於仕。尚信不過耳。指作理。指作心者。俱不得旨。

記者旁觀。聖人與開。有相契于仕外机趣。有相領于信內光景。相視莫逆也。

○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從公山則不悅。此獨喜者。喜夫子避世也。若云喜夫子與己。則痴矣。不思何等世界全靠夫子數人支持。豈果浮海哉眞是不識時勢。故曰。無所

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知此而眞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

取裁勇作勇退之勇看。此實聖人憂世之思。見天下盡海。人世盡浮。舉世滔滔。安得乘桴浮海。以觀世運之何如底止也。入世之思。為出世之寓言耳。果若真避世則荷蕢等皆可相從。何必子路。正以子路相從日久。必能裁度此意。至於子路之不裁。而心滋晦矣。故亟明之。

○仁自心之涵養言。夫子寔是不知。非托辞。全重不知其仁句。才之辯美即仁。倘能器使。不知兵仁可也。

三子之才。不可謂非仁。但貴見在事功。而非萬物一体上流行耳。

制三軍。克強敵易。制一心。克己私難。理煩劇。擾兆民易。清内障。屏外物難。此有容有章礼樂易。合無大無声礼樂難。故曰不知。

義故謂其能從己皆戲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三段憐才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

○子貢在多識上用功。若與習熟商量。畢竟隔歸熟地。惟在勃然突然之頃。冷然一問。不落思維。故能令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曰女以多學而識。便討得个然非與。曰女與回孰愈。便討得個何敢望回。若使落二念。便不可知。此便是子貢日用不知處。故夫子曰非也弗如也。便是代他著察。就他當念若電光駒影處識取之也。學者當作一段机鋒看。畧拘文字。便死机下。賜是自歎所知不如回之多。夫子是諒他所知不如回之妙。與字當是警悟語。非嘉称語。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上思如。則終如。從知上求如。則終弗如。賜亦將能貫。惟一撥轉多識之念耳。張云。豈是於回果不如。只緣聞道尚多躁。若還真個能聞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與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

聖人曰無知。曰不多。故求知於心体。則得其一。萬事畢。即無言可矣。子貢從知上較。病根尚在。夫子與弗如。正欲其悟無知也。○首節其詞切。使之儆。次節又引咎自身來。使之慨恨。俱是化工宰予處。天地間除是朽木糞土方不可雕且杇。予未便至此。何乃自棄。不足責矣。是喚醒他子曰二字更端之詞。息而復起。更轉一法以責之。此二字。乃記者大得精神處。夫子是自謂。非慨人。始何嘗受人欺。今之素盡疑人。特抑揚其詞。以儆予耳。予奈何創處不足信。而今我疑。奈何不以一言示重于我。而顛我覯也。非謂天下之人如予也。

而又不難於自屈歟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

○剛在心体上論，不在作用上論。人心本体從天地直方之氣降衷秉彝來，人能保此心体，不愧不怍，獨往独來，常伸萬物之上，此天德之剛，夫子所以嘆未見也。慾是不剛病根，惟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亦非與慾相反也。或人就氣質上看，夫子以棖慾不得為剛，是從心中粘帶隱微處識破，心一着于慾，則本体便被他壓倒了，不必說到發出來。爲得二字，言不能剛也。人一生不得成大丈夫真男子，只被一慾字埋沒結果。

魯之大勇自反身循理來，孟之浩氣自集義善養來，此為真剛。如東漢之節義，只可謂意氣，不可謂剛。凡有意立功立言皆是。

宴安之氣勝，敬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感慨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子

○子貢止有騰驤之志。着此一鞭。一日千里矣。能近取譬。賜所可及。欲立欲達。賜所未及。本文原無仁恕字。恕亦非易能者。行終身而無盡。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其能無欲加人。而先說我不欲人加我。是未能忘前之所加。安能善後之所施。必心体渾忘。不見人加我之形。始妙無加人之欲。夫子正於此决其未及處。

○此子貢悟後語。夫子言性言天。即夫子之文章也。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須心領神會。方能因文章見性道之妙。豈耳目聞見可得乎。子貢欲人不徒謂性道在文章之迹。以聞求而不以悟入也。

張云。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道。肯把文章兩處分。

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一生無以勇力。此是傳神。十二字作一句話。虛活摹寫乃得。若真作未行。真作恐聞便是呆樣。子路急行心事。只是勇往要向前行去若似後有催攢之者一般。常以不足視行。以有餘視聞。何等氣魄。○子貢分明不足其素行。夫子以謚法之立。不沒人善。不論生平何如。只據其學問。名可以称文。是以二字。瑕瑜自不相掩。好與不耻非二心。不耻正其好學之心也。以好心忘耻心。以所問裨所學。故學日富。而敏益敏。與孤陋寡聞之俗吏。自是不同。故曰文。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文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

◎四者之道。俱在事上見心。各句要點出
君子之道。宜実說。末以實事證之。
使非役使。乃制馭之意。
数事而稱。猶有所未至。若然。則君子之道
四。君子道者三。俱生数事而稱乎。子産在
春秋。真有得于君子之道。夫子深與之也。
○此萬世與人交之要法也。只敬了。便諸
纂不投。諸疑不作。朋友疑問之端。雖云弊
孔甚多。総自不敬生来。习久亦兼有是凉
已與之意在内。
○文仲爲國蔵守亀。非是僭。只是不明理
處語甚么而當之則甚熟。
聖人聽言百里。乃心体不蔽于私也。文仲
媚神至于如此。是心有所惑。視之行所無
事何如。視之不事蓍亀明見萬里者。又何
如。故曰何如其智。

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産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以維交道◎○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棁○琓○以切知○爲智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亀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棁梁上短柱也蓋爲藏亀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妄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仁無大小。苟純乎理。更小可以爲仁。不純乎理。更大不足以言仁。子張以跡信心。非以忠淸之小。信仁之失也。微箕比干。忠之仁也。叔齊伯夷。淸之仁也。可以對話。

未知二字。在心上說。夫子多少涵蓄。色之無喜慍。安知不喜慍乎心。政之必告。安知當乎天下之心。如政爲僭王猾夏之事。則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未知二字妙○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鬪名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

仁人之所以誅也。棄十乘。安知果不處之心。違他邦。安知果不違之心。如去為怵剥害。不能控大邦以討賊。則仁人之所不忍也。須會此意。

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多有不可知。仁者心事光明。未嘗不為高行。亦未嘗必為高行。可以使愚夫愚婦知。可以使天下後世知。蓋觀過可以知仁。

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志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

○思曰睿。〻作聖。從天理上起思。可以通微。從人情世変上推求。則机智紛〻起矣。故夫子裁文子曰。再斯可矣。亦就文子而論其可。非懸天下之思道也。可字即在思上說。註審字正貼可字。非謂其可行也。三字再字。俱宜活看。三者謂反復思維也。再者。謂見得已是。又平心理會一遍也。

○凡豪杰擔當大事。須用愚。小巧俱不濟事。愚者大智無智也。藏巧于拙。養辨于訥。此處乱世之宝也。而関係于乱世亦甚大。智者明用其知也。愚者晦用其智也。明以成天下事易。晦以成天下事難。成事于無

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擧矣而宣公簒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

事之日固難。成事于多事之日尤難。故曰不可及也。

保身濟君。是武子拿定做的。而不可及却不在此。只其愚處。乃是不可及處。若以保身濟君爲不可及。是以成敗論人矣。

春秋世卿。按成公元年。甯莊子會盟于向。三年甯武子即盟于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有道無道是夫子深取其愚諒其有道之知也。如史魚伯玉。俱事靈公。安得分有道無道。俱是因無道以見有道也。

○歸與之嘆。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未後一着之詞也。簡正是狂之好處。大凡在人情世故上周摺的人。則多心多事。而本來之心。闇然而不章。且本体殘破。爲得成章。惟狂故簡。淡于俗情。必濃于道趣。疏于世事。必完于本性。任他性質。自是光明俊偉。

若愚

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

道不行使要傳

成得片段。但高曠處多。实在工夫少。章則可裁也。簡則不知所以裁也。不知裁。即在成章內。非兩轉語也。此正簡之為狂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故傳聖道必成章之士。夫子所以思狂簡也。

○人之恩怨。皆從念起。清者無念。形至則現。形過則消。故識形不怒水。嫫母不怨鏡。無情故也。若有同。清之念。則亦不。能無怨矣。夷齊非絕人逃世者。其所為皆為世道人心慮。孔子得其意。而曰不念舊惡。言忘人之惡于既往也。孟子得其意。而曰待天下清。言俟人之善于將來也。總是不忍忘天下之心也。故北海來歸。聖人未絕于天下。西山永去。天下自絕于聖人。

○只多此一點要周旋人處。便是不直。其於大節處已滴水不漏。但細微事。不知不

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為○獨夫死

第一卷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衆好必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

覺露出委曲相被孔子一眼觀破然[illegible][illegible]
世界中有如君者又可拜矣
事雖小而壞心体則大前不可與乞者知
後不可與受者知心之受屈處多矣巧令
匿怨皆自屈其心以徇人非本心之直
○世衰氣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故每于
人情上加一分料理便是鄉原之起根發
脚處夫子譏微生附乞明防人心之微也
此樣人皆所稱謹曲謹和之士而不知其
心事有不可對人言者獨言左丘明者謂
舉世不知耻而獨吾兩人耻之也概世之
意深而悲若人之意較激
而問之正氣盡靡于小人之心三代之直
道共棄于君子之手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聖賢各著其心体之妙子路不伎不求

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子曰巧言令色
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因他不知愧代他羞愧）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
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
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
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
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顏淵季路侍子
曰盍各言爾志◎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顏
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夫之意勞謂有

之心。顏子若虛若無之心。夫子心含天下。付天下于無心。一堂之上。共有天地堯舜氣象。不可作聖賢分量之異。須識氣味之同。酬千金。出萬死。若不明物我之一体。亦意氣耳。非大公也。子路雖說朋友。實見得天下人皆度內。天下物皆度外。全是向裡工夫。顏子克己功深。胸中一物不着。見天下道無窮。功無限。無善可伐。無勞可施。非有善勞而不伐施也。真如愚景象也。是夫子實實經綸。却又實贊不得。却又未嘗一日不行。味三之字。自見據眼前亦得。通天下亦得。但結氣自渾。想閑以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堯舜之猶病。天地之有憾也。但發言時。唯見充滿無憾耳。一貫自言其心。夫子体天下之心言之。安

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程子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循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子曰已矣乎吾

者老者安其心神。優游於泰和之天也。信者。人人得其本心。渾忘於大同之世也。懷者。天下各適其情。出作入息。而不知誰之爲也。聖心無願。盡人之願。皆其願也。○特爲此激語。以作人心自新之意。訟字見字內字俱重看。過雖不同。皆從心造。此是治心工夫。有此一段真精神。過已消化了。即此是改。不必說到能改上去。○忠信分明是本來質地。好學是把本來質地。培養得固。聖門爲學。只從實地做工夫。故曰主忠信。人豈不學。只不從本體上用事。便有欣羨聖人於性體上學。純純常常覺天下道理皆會合於此中。自不容已。若忠信外更有窮理之學。是二之也。

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數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千古帝王之傳。惟精惟一而已。敬簡正此道也。仲弓一介之士。而具帝王法。為南面者可少耶。南面凡臨民皆是。

簡即是可處。非是簡可也。仲弓以伯子為問其人。必有相類者。但因夫子說簡。故一段議論。全不干伯子事。若伯子是太簡夫子何為取之。即曰僅可。然中無主而自治跡又何僅可之有。

許方山云。仲弓之賢。豈一可字也。不識。使南面之可。則認為優可也。簡之可。則認為劣一字。何兩解也。下文不亦可乎可字。正與可也字相應。

居敬行簡。須是兩件工夫。然行簡本敬心來。雍之敬。淂自見賓承祭之旨。雍之簡。淂自先司赦小之意。可字非事治民安之說。謂簡之可行也。當居敬畧斷。而行簡一連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着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行所無事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子曰雍之言然◎

聖人虛心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

說下。謂以嚴爲寬則寬可也。太者。傲慢之意。正反上敬字。宜云不以敬心理事斷爲恭傲不檢之簡矣。然其居敬之說。深當治天下之理。不是說默契之。不必復入可不可纏擾。○不遷不二。是平日克己工夫最細最密。俱在心上看。不涉事上。正見顏子心体無分毫走作。正是其好學處。顏子一生學力。只在心体上驗消息。人之私心。惟外觸。內起。兩端。外觸着怒也。移主就客曰遷。不遷怒是宜心法。內起者過也。後念續前念曰二。不二過是一心法。觸之爲無心之怒。即釋之爲无怒之心。曾子所称犯而不校是也。起之爲無心之過。即復之爲無過之心。夫子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克

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

此兩端之已。其學力為何如。而不字。正其心學之大得力處。聖人之心無怒可遷。無過可二。回之力于怒與過上用磨練工夫。正以求合聖人之心体也。所謂好學者此也。所謂一間未達者亦此也。

王龍溪云。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不遷。猶無怒也。心常一。過即旋改。故不二。猶無過也。常止者。此心如鏡。物至而影生。不遷影而就物也。常一者。如元氣流行。無一息停。才有絲毫破綻。隨即補合。連頃刻也說不得。此顏子或先之學。所謂動亦定也。非是以此為好學之符驗。

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或曰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情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

○子華使于齊。原思爲之宰。記者原有春秋賢人以世上之物。執爲此心用。聖人以世上之物。還爲世上用。
義無定則隨時妙用。義當予。則可以予思。思又可以予鄰里鄉黨。義不當予。則予華之母。冉子與之亦無謂何也。總以周急不繼富之義也。子華富而爲使。往還有常期。不必憂其母也。義也。有冉子之請。則與釜。因其請益而與庾。乃全冉子爲友之厚道。若古問餽之類。亦義也。與之五秉。而始明其意。以不繼富義也。原思爲宰有常祿。義也。思不安而廣之以與鄰里鄉黨。正周急之義也。然豈盡人而與之哉。亦必有斟酌之義在矣。聖人用義之熟如此。故曰無可無不可。
周急句不可泥。如義當予。則極富亦在所

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與如不當予。則極貧亦必有節。此意又當含于言外。

○舊作影仲弓不受累于父。太着相。近作廣仲弓用人之量。亦太汎。須玩聖人嘆息語意。不明謂塵俗中有奇品。不能必見知于人。惟以聽之造物而已。天地生才之心。不擇地而毓。帝王求才之典。不以類而拘。故出類之物。產于野。名山大川。所昭而格也。邁種之英。產于俗。聖君賢相。所亟而收也。不重山川享重此牛之必為山川享也。角者。天地之角。繭栗宗庙之角。握社稷之角。尺中其程度。非謂其周正也。

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

○仁即心也。既曰不違仁。而先曰其心。則是以心存仁。而雖說純仁矣。三月云者。謂積日成月。積月至三。中間危疑机括。未盡渾忘。而危者自此安。微者自此著也。正是依仁境界。若諸子或日一至。或月一至。則常人之良心。亦有之矣。須知是心之至于仁。非仁之至于心也。心在仁上。至者暫而遠者多也。顏子庶乎。可以進此。諸子勵之。可以知回。

○果達藝。就平日之才言。至從政句。方涉政事說。

氣也與二字。猶恐有未可意。何有二字。見達濟何難。

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始終俱是決辭。但有通之言。自尔温婉耳。非始婉而終決也。詞氣極平。固無諂媚權勢之語。亦無雜制奸雄之心。善爲句。不必說不可激怒大夫語。汶上句。不必說命不出竟語。只云。士固有志。亦堅吾志也。如復我。即去父母之邦。有不惜耳。只閒閒說。氣象自好。而秩魯不附季氏之意。亦不必說出。

程子曰。聖門不仕大夫。曾閔數人而已。亦未之考也。春秋世卿。任則未有不仕于大

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爲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閔如也 閔子騫孔子弟子。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

夫者即夫子之為司寇。亦由桓子用之。家語載閔子為季氏宰問政。其說甚長。此之不仕。或別有故。鄙夫季氏非真能用賢之人耳。

○自牖執手。或曰驗其脉之存亡也。朱子如何知是遷于南牖下。头是千古可笑事。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夷餓回夭皆命也。重言之。正見其非非命所致。深惜之者。亦為道之意也。

○顔子平日克己。心体潔潔淨淨。自有一段实受用真快活處。一腔内直是造物同

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牖南牖也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顔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illegible]食[illegible]樂[illegible]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顔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顔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illegible]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足不足[illegible]作見

遊。一切世味。都不上心来。視簞瓢内。皆萬物各足風光。陋巷中。有的閒清平氣象。孟子諒其禹稷同道。真得此觧。若説樂道猶與道為二。玩不改二字。樂在貧先。非因貧有。自有其樂。不因貧而改耳。周子不言尋樂。而言尋樂處。程子又謂自有其樂。吕東莱曰。不改其樂。其之一字。必有所指。朱子曰。在學者深思自得。予思人心本来天机原自活潑。為己私牵擾。則不樂。顔子惟克己。復得太虚本体。視一切貧富外物。如一點浮雲之過太虚。故曰不改其樂。故本心之妙是樂處。而克己乃所以尋樂處也。人奚必尋聖賢樂處哉。尋自己本心。只在克己耳。

○有能一日用其力。我未見力不足者。以人無不足之力也。力不足三句。非实語。假

設以儆之耳。此力亦自心言。冉求以爲子之道。即此是錯。那有真悅。特誣力耳。

⊖子夏篤信聖人。規模狹隘。步步趨趨。未嘗敢一毫激昂闊展。必信必果。是个硜硜小人局段。故夫子以君子進之。便是不器便能坦蕩蕩顛之。絶塵而奔。曾之自反而縮皆自出手眼。何嘗有様子于手得來。方是古人自信之學。

君子以天地萬物爲己。故其工夫事業。皆真心爲聖賢。而小人亦顧名義。重行檢。未免有徇人之意。全在心之真僞上辨也。

○不知天下之人。不能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所問。煞是緊要。子游不徒指其名。而必舉其人之實。正言

女畫◎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子游具眼

所得意也。世風日下。趨于脂韋、偃獨于風塵奔走之外。得其端莊。又于勢利投合之表。得其恬退。深得夫子論士行己有耻之意。正挽回世道人心一大机括。寧爲武城得人而已哉。二句一事看。非公不至正行不由徑之一事也。

○夫子見當時爭功矜能者多。故表之反而出之。所以維世風也。

三家起釁。齊師直抵近郊。而孟氏之師。又先奔爲敗首。之反視爲國家之耻。有不忍言者。何以居此區區殿後之功哉。真有一種憂國憤時之心。夫子取之。所以深罪三家。言外之意若曰魯臣而皆此心。則可以先登而折敵。尚有奔之辱哉。如徒矯飾以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徑路之小而捷者不由徑則動必從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殉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全是表師之耻 孟之反魯大夫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

取讓名、則亦不情之人矣。聖人奚取焉。○好諛悅色。固衰世之習。然玩一而字。又據當時之事考之。還當從重佞說。湯若士見解如此。朝以色幸。而不免其身。鮀以佞售。而與于盟會。固知好佞甚于好色。色則有時凋謝。佞則愈老愈猾。愈入愈丼。玩今之世三字。感慨無涯。○道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是。由戶亦是。人但不知耳。當面蹉過。孟子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者是也。然知字不可說出。何莫即何莫學。夫詩二字。乃就而進之也。戶一舉之即是。道一舉念即是。均所能由。誰能何莫。然相叫應。○訂曰。礼有以質為貴。有以文為貴。此二字似俱自外邊說。故備勝為野史也。若忠信誠慤之質。正是極好處。豈得為野。須知

人之心則亦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嗟)免於今(絕)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好提醒)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哉。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不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言

文質皆本此心來而其用宜相濟不可偏勝也質為主文為輔酌其宜而至當謂之彬彬然後二字重看

○是說生也直若云所以生便是轉語要識生与直不相離處若直而枉之心已死矣雖生亦委形非幸而何

○兩个不知一步緊一步所謂進一步有一步妙處不至于樂成不得知

人心即道体反觀心体灵明不昧知也於心体用功不容倦好也自得其心体活潑之趣則樂矣三者字自所至之境言

張云於樂商量樂便粗孔顏相見嘗都盧分明香在梅花上尋到梅花香又無

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

知喫緊 痛 眞

○上下雖一貫。則語時不無上下之別。如克復語回。一貫語參。其他隨問隨答。便不反此。豈非語上語下分別處。故論道原無本末。設教則有精粗。意重不可語一邊。見教處。不以言妙義人。勵學者全知致也。

○智仁俱在爲心之一上。一乎理而不昏。是智。一乎理而不雜。是仁。天生日用之道。對鬼神字講。然明一理。務義內有對越神明意。敬者務義之心所揖。非求福之心也。遠字正發明敬字之義。若一心務義。又一心敬鬼神。則非專務矣。爲仁之事。任重道遠。必先於難處著力。若爲難而思獲。計獲而圖難。未獲而若難。已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

獲而忘難。俱不是先。只一先難便了。

○聖人借山水狀仁智之情景。仁智之心。果在山水乎。山水之形。果屬仁智乎。山水者。天地中仁智之象也。仁智者。人心上天地之精也。人心自有山水。仁智之謂也。樂山水者。樂自心之仁智耳。彼謂日涉之神遊之。隨境寄心。心在而境者俱非。

動靜二字。在心体上論。動靜處正是仁智。非仁智始能動靜。知仁之動靜。于樂水樂山上見。于樂壽上驗也。樂者動中之真趣。壽者靜中之元神。總是胸中一段造化。不着空。亦不着實。須以意會為妙。

○王道如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同此元氣。中間各損此元氣。齊求速効。便以烏喙投之。若附子康強。而元氣斲矣。魯未用藥。雖頽靡之甚。元氣猶在。故變齊必先去其毒。

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

◎心体之妙◎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具眼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

而後用調理之方。變魯直須一味調理而已可見伯功雖盛去道則遠。王道即微之以丼国。奔不知变而遂亡矣。魯不知变直與七国為始終。夫子此論正尊王賤伯意。以見魯之勝齊。不在迹也。吾舍魯何適哉。

○古人制器尚象。一觚雖小而軽变古制。已有秦人廢井田開阡陌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此嘆與春秋大復古譏变法同旨。須知此是寓言。夫子慨天下人情。若曰觚而不觚。尚得為觚哉。意甚廣而義甚活。

○仁人心也。人心上一種生机。即是覺机。覺机随生机而来。生机随覺机而運宰我設理勢之穷。以观仁人用心。非憂為仁之陷害。夫子言仁道至廣大至精微。捐生未必是。保生未必非。但以安理得。便是

之時齊強魯弱。莫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棱也不觚者盖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虚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

可逝四句亦不須推原說宰我求仁于險故設從井之論子貢求仁于遠故設博濟之論夫子以一點可逝之心即仁何必險處求也一念欲立達之心即仁何必遠處求也此章問答與美玉章同意君子雖急于拯溺而未嘗不自重若章說從井則拘矣○礼即在文內從廣博中挈個大頭領自不踰矩能約即是弗畔也約文以帰于心体則心体無甚走作是即弗畔于礼也不必用道字覺添蛇足○小君來見夫子順以應之亦庸行中之一端耳宋儒每於此等處看淂驚天動地故訓矢為誓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ヽ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波心復○性]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

可對否。聖人無可無不可。豈有否哉。惟天可以自信。即人以為否。而吾心未嘗不可。南子雖淫。而請見一念之良。豈可絕人為已甚之行。見之可也。夫子。自信于心。即可。上信于天。而子路否之。是不。能以天信聖人。聖人。惟以。天。自信。而已矣。子路之盛氣有不悅之形。世人必緣子路以議可否。故夫子自陳其心。若曰。子無所否。天則諒我也。人其謂我何。是破世俗泥迹之見。非以天驚惧子路也。深思自得

○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人惡得而言之。若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嘆。

子思作中庸。所以闢異端。為賢智務隱恠故也。夫子先著論于此。以為中庸之為德至極無以復加。奈何民欲以隱恠出其上。

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㊂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㊂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豈謂其未至耶。於至之上。又欲求至此隱恠之多。而中庸之鮮也。○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己。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見仁之根骨在己。血脉在欲。而取譬一念。則從筋骨運血脉也。仁不在及民之功。只在常公此心。存愛人之心于己。即仁也。通己之心于民。即求仁也。

何事句。言何必從事于此。以為仁也。堯舜句。是必也聖乎下轉語也。仁体精。聖量大。雖一以貫之。然盡仁方可以入聖。

夫仁者非指人言。近字領二己字。譬字照二欲字。仁之方。正睽夫仁者。立達人的念。即在己欲之心。合併而流。乃仁者萬物一体分量。不必論立達作用。而只此一念。便仁無虧欠矣。言字下不必補善推意。一涉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二欲字以明是欲

方字妙

總又是施濟了。惟能取己欲以同乎人。以人欲而準之己。此即人己相通境界。故曰仁之方。

吾人片念。具許大乾坤。堯舜只借乾坤以行片念耳。乾坤雖満。而吾念満之。惟其心之不自満也。吾人常存人心于己心。即堯舜天地之心。不必立達之施。始為仁也。

子曰。一言而終身行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即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之意。故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仁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論語卷之三終

四書代言論語四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帆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不唯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會得古人之心。自然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說話。何須更贊一詞。故夫子贊修刪定。只是有減沒增。無容增也。古人往矣。不信則疑。疑則精神愈隔。故秉一信以與之印証。不好則厭。厭則微妙愈隱。故又發一好心。與之浹洽。確信於心而好自不容已。真與先天作者相契也。非是欲述老彭之所述。只是言此信好之心相類。故竊附之耳。

○三句總是至誠不息之心。默識者。反觀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注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是言不作之意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

心体。默。得其机趣。有難以形容之妙。有不容放下之意。有不容間隔之机。如知酒味之美。自然肯飲。知棋着之高。自然肯着。至問其所以酒中之味。棋中之趣。雖自己默喩。自己亦說不出。故曰何有于我。發憤忘食。而至于樂以忘憂。則不厭之默識也。而端既竭。而歸于無知。則不倦之默識也。須知只是一事。只是一心。真聖之至誠無息。仁之渾全無外。而吾豈敢哉。病博濟。正堯舜之仁。病安百姓。正堯舜之敎。何有于我。正夫子之默識。張云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商量

○總是一副孜孜汲汲。惟日不及肚腸。若說待不能而後憂。則淺矣。憂字聖人憂動惕勵之心。即修之講之徙之改之之心也。若論道理講學所以修德。徙義改過正講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如字也。不言而◎心解也。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心如造化。無◎停机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慎獨之妙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

學之實事也。講者審問明辨。非象數也。
○二者從敬慎中來。內省。不疚之人。乃能
心。廣体胖。天〻在中〻內。形容不盡。所以
爲妙。而如字記者之傳神處。
○夫子一生。無日不思行道于天下。故不
夢他人。而獨夢公。至末年見世不用。始說
出心事。說道衰。謂志字氣字俱未妥。
張云。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現中。
如今已是心相識。你自西行我自東。
○世之學者。名爲學道。至終身爲藝所役。
不知道有本原。本原要在心上有所得。而
渾成此仁。故期而至之爲志道。行道有得
爲據德。至以德渾全則依仁。俱是心上本
原工夫。而于藝也。時游衍之而已。藝者道
德仁之精所散見也。游者。隨志據依之中。
而玩適之耳。

四字不得雖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感慨 **吾不復夢見周公**。至其衰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依若如衣附体安〻貼〻○無不適之處○無可離之時○莊生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只一志不斷滅○自然有此境界○志據依非空〻兀坐○必離藝不得○但未依仁以前○見藝與道猶二○依仁後○即仁即藝○即藝即仁○而總曰游也○

○夫子自謙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外便有人不須疑畏意○束脩句不重○漢號云○檢束脩治以求上進○然考書傳○皆以束脩爲脯○但上字○須從上來求教說○

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子曰不憤不啓不悱

○波心

○聖人誨人不倦。何以說不啟云云。蓋不啟之啟。正欲啟之也。不發之發。正欲發之也。不復之復。正欲復之也。分明激厲學者。受教意思。

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憤悱在未教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三隅是借言。非謂道之全体也。

○聖人惻隱之心最真最懇。玩未字。則字。有無心而自不能已着。有食肯不甘。聞樂不樂之意。聖心與天地同慘怛。天下之疾痛疴癢。無不相關。

○顏淵潛修。在藏一邊用功。子路負氣在行一邊着意。然顏子復礼以純天德。為邦

不發。舉一隅不之三隅反。則不復也。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真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

華苑山房

以講王道實有行之之具故曰唯我與爾有是子路不宜遽行之之氣須善用無人之勇真正英雄從戒懼中來故曰暴虎云云聖人講求進退行藏之道極大議論

與字與下二與字同看夫子並無牽連自家語氣筆聯之中誰識顏子惟夫子獨諒其能行也夫子周流轍環心不忍于藏也

須玩有字無字謂其中有所以行藏者徒勇則無所以行之者矣惟臨事懼好謀成能有善藏斯有以善行矣

重看一懼字謀之成全在懼上得來懼者兢惕不敢忽略也以懼心謀事謀必萬全是懼心以圖成非謂懼心之謀有成也此自平日言非祗實行師上說故子謂能懼能成之人即用行舍藏之人君子應世無二道亦無二心也

與爾有是夫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

○今人之求富貴者。躬披簪組。而聽人馳驅。口吐文詞。而任人顛倒。何忘其自好。而執世俗之鞭也。夫子提之以好。所以動其真心也。乞墦之論。全自此旨演出来。人身當自好。不當自賤。好利故不好身。從人故不從己。正謂富之可求耳。孰知為决不可求之物哉。則亦從吾所好而已。如不句與富而句相呼應。俱設詞。總是破其求富之念。使人深思自得。

先儒常言倒法。此章倒法。從俗情倒入道情也。利欲中于人心。如飲毒藥。牢不可解。若陡說從好。不能降伏其心。故設求富一路。說得他無逃躱處。方引到正路来。真是降魔秘訣。吾字要認。好字着不得相。

○致慎于未然之前。尤嚴于方然之頃。俱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去。失聖

畢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决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提醒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决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决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

人局而。

張云。豈其齋耶。戰耶。疾耶。抑何戰兢惕厲之至也。是形容戒慎之心。聖人有不慎之事乎哉。

○斯字不着形迹。乃意中獨覺之妙。欲形容之不得直嘆賞之而已。固知后夔所記。季札所贊。皆贊詞也。

不圖句。是夫子想象韶之光景而說不出。三月句。是記者想象夫子聞韶之光景而說不出。若曰。如何贊其妙。如何至于忘味。便是痴人爭夢矣。

○子貢之頓悟。而不決衛事者何也。非以嫡孫之當立也。蒯聵不可以君衛。子郢堅辭不受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耳。其問夷齊者。正以天下惟有父。伯夷欲尊其命。叔齊欲正其統。其讓也。亦國家存亡之介

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

也。然夷齊既去。中子又不立。則孤竹絕矣。然乎一問。正在于此。蓋以。讓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後日徐思此事。幾成大釁。能無悔乎。不知社稷雖重。而父子之倫尤重。二子皆求安父之心。所以成仁而稱賢也。國之存否。可以勿論。而何悔恨哉。可見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衛輒拒父于生。乃名教之罪人。豈得援存國之義以逭其通天之罪。是夷齊存死父以存此心。衛輒不此以死生父。子貢削去衛君二字。止曰夫子不為。深得夫子之意矣。

衛輒忍心害理。何待于問。二子蓋欲得聖人之意。破一時疑惑。定千古斷案耳。

〇亦字最活。性中之樂。無往不在。曰在。則有不在矣。曰亦在則無不在矣。若作在疏水中是樂貧。在心性中是樂道俱非。

◎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

浮字對我看。我自真。雲自浮。不惟說富貴不義為幻。即義亦幻。不惟富貴為幻。即蔬水曲肱亦幻。何也。非我也。我在蔬水曲肱中。樂在我中。蔬水曲肱亦寄我者耳。見蔬水曲肱為寄。故樂亦在中。

執鞭之論。以此心對世情。世情自勞。此心自逸。蔬水之章。以世情對此心。此心自真。世情自幻。

○夫子通身是易。而云然者。正惟日不足望道未見之心。假年者。加數年之功也。易有隨時變易之義。從義改過。乃隨時變易。學易、夫也。以從義改過未能為憂。正欲假年學易而無過也。這樣工夫。聖人見得無有一時。故曰亦可無大過。是說工夫。非說[illegible]了得[illegible]間皆易。吾心中皆易。使得學易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喰之。喰疏喰食喰飯也。聖人之心。理無知理樂。

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成輔相之功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

真種子

○聖人何處言詩書礼何處不言詩書礼。俗認詩書礼作真為。于所字皆字神情。奚啻千里。

非有意雅言也。経自不離於夫子之言也。記者從旁窺之。看以為雅言耳

○其為人也云爾。六字最可味。一憤一樂。便盡聖人一生為人之实。郤不露學字。分明說一生是學。

自道其為人處。只為之以此心耳。心有可為而無可放。故曰為之不厭。心之激昂處為憤。心之活潑處為樂。不必分未得已得。亦不必說憤樂相乘。

憤樂二句。子路還想像得出。到不知老之將至則憤樂必到如此。始是真憤樂。此句子路決想不到。其不對亦宜也。

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言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趣○老○錢 精神○ ◎白○画○小◎像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三語雖在夫子口裡子路面前行文時人須在子路口裡葉公面前。方是傳神寫照。

○只重發好古敏求之意便見非生而知。求之敏根心之好來。求之者也語氣原未歇手。只自表其求知之功也。

千古學脉惟此良知一念相貫。好古者。契古人之心也。敏求者。求放此心之知。會于一貫也。以人知合天知故無所不知。而復帰于無知之境。

○皆是維人心之意。到底還他不語方妙。

○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变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非必之人必之吾之心耳。故曰。心爲嚴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

○人之德皆天所生。人不修德。自絕于天。聖人全其心之德。可以天自信矣。即萬一不幸。亦天之所為。非桓魋能害我也。此聖人立命之學。謂繳德于天。而必魋之不能害已。非聖人口氣。何又微服過宋。曰天命當安。人事不可不盡。立巖墻之下。豈是知命。○曰我。曰吾。曰丘。皆聖人現身說法處。題神全在是丘也三字。是喚醒語。欲二三子于此識取耳。聖人未嘗廻避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以丘對二三子。丘在二三子中。以二三子合丘。則二三子亦各在丘中。丘之行。不過二三子所共行者。先得所為丘也。二三子

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六 經○荃歸十◎○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聖過彰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

只要覔丘于自身則自身皆丘若不各尋自身之丘則無處見丘夫子無行不與是與以丘是與以二三子也曉得這意思千萬人千萬世皆丘也故曰個個人心有仲尼丘不隱乃丘之自隱于人心耳

○聖賢精神都在之乎者也之内此章以字乃傳神之語三分四平貫串意之不可少單重行單重忠信俱非

○從人心尋覔聖真出來敎人認取本心之真以為作聖之地本心之真只是恒歸重有恒上末節慨人無恒正思有恒意也恒者天地不二之精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是接千聖之脉非由善人君子而漸至聖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孔孟亚揭根原以救人心入聖也書曰恒性孟曰恒心人人皆有此心体囮

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所肅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等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門人所見）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實心造極爲聖）者斯可矣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吾（聖人之心赤子之心）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無限深情）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三者皆虛誇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

後來作為太多。遂不能有之也。全在爲字上受病。其心欲越聖人君子善人之上。即賢智索隱行怪也。不知不赤子。何以大人。不夫婦。何以神聖也。亡虛約。依大全作心体看。即人心之恒處。為之而聖真斷矣。
○鈎弋聖人之游藝也。不綱不射宿。因物付物之心也。游魚出而心之動机作。飛鳥藏而心之靜机伏。渾然仁体。發皆中節。分明天地同流氣象。特拈出二事言之。妙理全在聖心無物上。若謂為養祭不得已而取。〻物之中。寓愛物之仁。其論聖亦淺矣。成湯解網。未免有意。釋氏放生。便屬多事。
○多聞二句。聖心求知工夫。次者。如言除却主知。就是這個知。舍聞見別無良知也。正一以貫之。成功之一境界。論從入。非論究竟也。今人論知次。不貼上作字。亦須子

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魚心)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聞見之知即是良知)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互鄉

失毋也。
作者謂聖。知之上也。述者謂明。知之次也。
夫子刪詩書。定礼樂。是撰而後。修春秋。是
見而識。予謂此章。乃述而不作註疏。
不知而作。謂不假知識。先天作者之聖也。
致次字照上作字。若云妄作。何事分解。
○數個與字。見聖人與人為善之心。將記
聖人之與。先云互鄉難與。此俗之不潔甚
矣。童子習染未深。能知自潔。聖人安得不
與。正是有教無類覆載一体處。
○以首句為吞吐照應。題神自躍。我欲仁
三字。如雪氷水。要認化作一團。
若說心欲仁。則仁與心為二。欲與至亦二
矣。由心動念。念即是仁。未欲之先。仁涵心
也。有至之理。無至之机。方欲之際。心即仁

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聖心如鑑來往無與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子曰仁遠乎哉乎哉一唱有力我欲仁斯仁至矣仁者心之德非在我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陳司敗問

也無至之迹有至之妙○司敗有心于問夫子亦非無心而答舍知礼外將何如答乎夫子特以他不檢出君之失來便是大幸及司敗說出自知失言故戲然以過自任此聖人明白坦夷處昭公蔫子于姬是〻非本心不得處或者亦齊景涕泗女吳之勢情狀可矜况當時又有知孔之称夫子安得不諱之也苟字過字盡活不染着黨君亦不認着自身是聖人於語言外之意最可思云幸者為世道人心幸也自謂假一言以晦至尊及三代之直猶然未泯于人心此正大可幸處而可因之以寄雖毀雖譽之公也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司敗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裯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孔子弟子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

○聖人取善之心無窮。使反者。因其一善。并欲証其盡善也。後和着。神動天随。机不能已也。大舜善与人同〻此氣象

○抑揚以見躬行之重意。玩一莫字。非自任。謂文或可以及人。不能過人。不必説出。行者属之于躬。有難逮意。正照文字。人字与君子照。而吾字。尤緊〻相照。

敢又未嘗顯言其事而處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揜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

○太宰以多能為聖。子貢以博濟求仁。俱有驚高遠意。故夫子約之於心体上体驗。然聖人之心虛。故不仁聖自任也。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從為誨上說。以為仁聖之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我唯以仁聖之理。為之誨之。不容厭倦也。公西華從不厭倦上說。以為此乃仁聖之事。非仁聖不能也。

吾豈敢非避名之說。謂豈敢自以為有得也。為仁聖之功。只是盡此心体。無行不與。則誨即在為中。可謂云尔。謂已之自云。與人之云。我只可止此。此外則不可云矣。不能學。即領為字說。宜云。日承不倦之誨。而不能為不厭之為也。理會自得。

試將不厭不倦題在手裡做。能道得真不厭不倦否。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贊語

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

○請禱直出于迫切。但不知平日夫子存心制行。都是天地鬼神所鑒臨者。丘之禱久是自按之詞。所謂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舊云自貶以抗明神。過矣。

○二者俱自心上說不得心放蕩。竟使天下無綱常固心局曲。不過使天下無儀文。只借儉形奢發出一段不孫之害。方妙。全是惡奢之深。隄防人心之狂瀾也。危惧之情見乎詞矣。與其字。寧字。須玩。

○海闊天空之心。自無處不鳶飛魚躍。行險僥倖之心自無時不患得患失。只就心体說。而境遇自在其中。地勢平坦

其亦深知知予知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旣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

自覺寬大此坦蕩之象也○溫之恰好處是厲厲正見溫之妙下做此溫與不猛是溫恭威與厲是實恭而实無一毫作意乃天然自有之妙曰安○論者絲絲皆誤于实始蘄商之一言不知此魯頌之夸詞非當時之寔錄也太王于小乙之世遷岐繼武丁之中興斷時敢萌翦之之志哉書曰肇基王迹亦論其邑岐耳即云太王欲傳位季歷及昌此何所據若有此意則非賢父矣至云泰伯此時可朝諸侯有天下尤為不经之談太伯之讓自在父子兄弟之間而其深意雖太王王季皆不能識若曰明却侯封陰辟大業是以雖據之天位渺茫之天數自處于忠孝而陷父弟于叛人此迂險之甚而何以云至德哉然則夫子何以称也曰此唯聖

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子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追論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

知聖也太伯之聖雖當武丁之世而知代商者必周若旬不行則不成其爲讓又知文王之聖必能忠商故飄然一去以翌世之戴望之周也惟文王深識此意而率商之叛國以事之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欲成文之志不得已爲伐商擧耳豈其年將九十尚有利天下之心乎即管蔡之叛猶然不忍忘商之意此伯之所以讓天下之隱衷也曰三讓何也周之傳三世商遂亡天下夫子追論之詞其實伯之心欲讓之于無已也曰無得而稱何也凡讓者有推有受則有可稱托採藥以行王季亦以爲長兄不返不得已嗣位耳況其他哉一段委曲周旋之意人誰知之非文王孔子神聖達天又孰能知之

○人心只一天則自礼而出則爲四德舍

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畏懼貌絞急

礼而行。則有四弊。學礼哉。
要民歸厚。只在自己歸厚。風也草也。其机
如此。
楊貞復云。人心之礼。俱從厚起。故曰敦厚
以崇礼。忠信之人。可以學礼。皆礼始於厚.
也。篤于親。故舊不遺。只是個厚。乃為礼之
根也。言礼不可無。而遂及此。真精于論礼
者。與仁不偷。是民德歸厚。分明是齊礼。而
本心德之厚。以為道也。張註自是。
○父之所以與我者。踐形盡性。無所虧欠。
方了得父母所生的事。曾子一生只此念
頭。人若了此心。便如逢干身首分裂。與曾
之全歸一般。不然。老死牖下。與刀鋸僇辱
何異。讀此可以醒。
千聖相傳。只是一敬。曾子身法。即心法也。
心不可放。〻手足。而心可見。引詩正自陳

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 是恁爲付 小子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

其終身無已之心殆呈無行不与之身以示人矣豈自幸其身之保之謂也

○修身之事未說到治民上修己自可以治人也道字事字相照應二段在心上用功在動字正字出字上着力所貴者心貴之也曾子篤實的人豈教人容貌詞氣上理會必因其短而窺之教其重本以該末也

道即一貫之道果能心貴乎道得其一而三善從之矣暴慢鄙倍是心本無故曰遠信於心本有故曰近必精心以動斯無暴必嚴心以動斯無慢必菁華之心出斯無鄙必純粹之心出斯無倍色正而心不正便色莊非信色之正全本心之正來玩信字見不在色上用功俱在心上論也

呼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問之者問其疾也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君子所貴乎

◎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

○合五句看方見渾融虛靜之妙。總是形容之詞。自顏子心体上想像其克己之功。也。非徒傚慕于昔者。实将有事于今朝。夫子曰我無能焉。未能一焉。多乎哉。不多也。顏子深識道体之本原。全不在聰明才辯。故欲以能而証問于不能處。以多而証問于寡處。乃問心之意。非問人也。聖人之心。冥然無物。渾然太虛。賢人則若之而已。若之者。欲空其聞見聰明意想也。心体原空也。卓尔之見。曰如有。夫子称之曰庶乎。正可想若虛若無境界。克己之心。举天下之順逆不入于胸中。會萬物之一体。若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又何校之有。看来二問處。即博文之功。二若處。即約礼之功。犯而句。則不遷怒之疏也。

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体験

校計校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

○此豪傑之作用聖賢之操守也當以託孤爲主寄命正託孤事大節不奪方是真可託處大節指忠臣氣節言論心体不論作用論屈伸不論成敗全在慎獨工夫來有可寄无可奪斯是可以託二可字一不可字煞相應君子二句深嘆其爲君子也○仁人心也心之大處爲弘貞處爲毅而心之弘毅處即仁仁者全体不息任重者任之遠故重道遠者道之重故遠也弘毅摠是全体不息之心任重道遠摠是於此心成全体不息之仁非兩意亦非兩層曰士是聖賢路上人與凡民不同若弘毅便擔上擔子往聖賢路上去若些小觧傲滿此小窒碍歌手依舊凡民去了曾子藐晋楚往千萬人託孤寄命乃弘毅之作用而其戰兢三省求縮慎独之功始

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已矣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有德者能之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直見仁体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心學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子曰興於詩興起

終無間乃真任重道遠。真弘毅。真仁也。○此夫子進人以經術之学。益須自家有興立成的意思。方能於詩礼樂有得。非全靠詩礼樂也。興是心之悟覺。即志道之決也。立是心之定境。即據德之堅也。成是心之化境。即依仁之熟也。而總之以游藝為資也。興立成。心學之工夫。詩礼樂。心學之扶助也。不可謂詩興我也。下倣此。時説人心自有真詩真礼真樂。試思自興自立自成者幾人。分明是説聖人作經精意。非後學穷経之実功。不獨開廢棄經學之漸。且失當日立言語氣矣。則先王之太史陳詩。春宮典礼。瞽宗合樂。皆贅也。此即清談禍世之作俑。不可不知。

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説。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

○聖人非不欲人能由且能知也但由可使知不可使欲知須令其自得正與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同一語意不必說當然所以然只是百姓日用不知其解語不可强也聖人設庠序學校之官而真知須人心之自致聖人無下手處

○好勝而動不如意自行不義小人而使無容身勢必横發然處貧豈無道除奸豈無法也而乱字生于兩疾字須要重下段

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婚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子

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

○此為小器若發器不足以居才。本体已歉。雖作用爛然。皆是憑意氣做出。以欺凌人。即美如周公。有何足觀。况不如公乎。先要把公之不驕吝。說得淋漓痛快。總見具聖人之才者。另是一副心腸。

○三年是活詞。如云三月不違仁也。閱歷世情之久。最可驗心之動。且有學成技癢意。至字不必另解。言念慮未嘗到穀上也。不易得。是賛詞。寓慨世意。

○只一好學盡之。人縱天資篤信。而不好學。則生死之關。治乱出處之際。必不能一一討個分曉。而處之得宜。惟好學了。雖可死而必盡道。不徒以一死為高。與善道自好學来。下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皆學中

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

事也。人以學守並言。豈學外又有守乎。玩註篤信之效。好學之功。二語自見。言去而就可知。去就亦出處中事。本節不明出處之分。故可恥。恥者恥不好學也。貧者士之常。於有道貧而且賤。是自賤也。富人所時有。於無道富而且貴。是忝貴也。玩二且字。可見兩恥是反之良心不勝愧赧。非徒羞士林。玷清議也。夫子所論云云。乃終日入危邦居亂邦以有道易無道。其序逆。民則曰無可無不可。顯然將身跳在世外。見非立身行己之常格所能拘也。故曰聖之時。○謀者計也。計其因革而見諸行事也。若孔子之答立賦。閔子之論長府。皆謀也。卽不在位。亦未嘗不可。○追想一代王化淵源。完滿充周。眞有思

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

見文王齊治太和景象。非徒嘆音之美盛也。關雎之亂。謂奏關雎一篇至卒章也。要首以捌其終。非謂關雎爲衆樂之亂也。

○氣質雖偏。而本來之真心未漓。猶是一相恒入聖之脉。但質之偏者習之又壞。真心之牿。未流安所底止。故曰吾不知之矣。衆昤也。之警醒之也。與三疾章同意。

◎總是狀爲學之心。急急追趕。秖恐失墜在後。精神全在如字猶恐字。

○此見聖人無物之体。十四字一句讀。非巍巍故不與。亦非不與見巍巍也。聖人心同太虛。一物不着。即有意是勤以保天下。有意解脫以輕天下。皆與之天下

四書代言

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也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絶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

之来。任唐之咨。虞之命。而已無與。天下之去。任相之聖。子之賢。而已亦無與。亦是值見在境。盡見在心。行見在事而已。以心揖遇。不以遇着心。斯真巍巍也。觀其無為而治。行所無事可見矣。

○通章賛堯之為君。只是一大字。並無德字。下每句俱形容其大。於則天見其大。於成功文章見其則天。俱自其為君言也。為君者必有所為於天下。而所為在成功文章。首揭一為字。后標二有字。正自有為處言之。安得謂無為無能名也。成功之巍是則天之高處。文章之煥是則天之明處。高明者天也。而堯則之。若天規而堯隨天契而堯符也。非配與參之說也。歲功之成七政之齊。实在則天處尤可見。故曰古今有兩大。天大與堯大。宇宙有二天。昊天與

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知舜禹之心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 ○正在有為處見其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

堯天蕩蕩。神妙不可把執之義要認民無能名。非堯不可名也。凡聖君俱有成功文章。非堯不能有此巍巍煥乎也。

○夫子論才于周而因及于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于文。若曰揖遜尚矣。周之德無媿焉。而濟濟之士。僅以戡禍乱。則所遺不幸耳。意致深切。

夫子原説才難。非替其盛也。由虞才論至周。而十人之數。犹歉。此才之難也。然才雖若歉。若論德則何忝于虞哉。起頭舜用一治字。武述出一乱字。便有寓帝王升降之意。又説唐虞之際。商周之交。無限意思。際非謂合二代。只謂二代交會止得五人。周則一代十人。是于周為盛矣。而又止于九。則信乎難也。斯字不必説出武王來。有二執人心之大勢言之。文王之心。非有

曰予有亂臣十人 亂治也十人謂周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盛概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含蓄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意存商也。只知確守臣節。故至德自純心說為妙。周字不必填文王。殷字不必填紂時說至德培養八才。全無意義。

○間者。罅也。無間自純心言。禹惟純其心以為宗社生靈之計。而不以崇高富貴之念間襍其中。故曰無間。

天下之事。莫大乎神民。而為神為民之心與為身之心。原不兩用。清心寡欲以為祀神治民之計。是有天下而不與。純心至矣。子曰吾無間然矣。其湯武之微詞乎。

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如口体之奉。人心也。敬天勤民。道心也。見得分明。擇之精也。一心為神民。守之一也。此正承舜之統處。故曰無間。

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論語卷之四終

四書代言論語五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害義之利。聖人不言。豈止于罕。夫子言仁最多。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言畏天命。奈何云罕。蓋謂合利命仁而罕言也。天理人欲。並口而出。難以訓矣。蓋言利即妨于仁命。惟言仁命。自然制乎命也。其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其不以利與命仁並言可想矣。

○黨人豈知本末精粗一貫之道哉。夫子以舉一藝自居。而於藝中偶居其最卑者。以見道之無不在。蓋學至于聖。道藝不分。為而黨人訛夫子之博。不知博之未始不約也。人知夫子執御。不知執御之即道也。一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作一◎句讀。○。○。○。）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無所不可）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

以貫之者也

聖道徹上徹下。那見道為精御為粗。隨手拈來頭頭是道。即下學即上達即一節即全体。此執御意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知天地之所以為大。斯知仲尼矣。

○聖人雖制只在人心上轉移。二事盡是粗儉為人心朴實。所以可從。即[?]奢儉之意。泰則人心放溢不孫甚矣。豈可從哉。即與不孫寧固之意。儉是人心偶合真處。泰是臣子無君之漸。

○聖人完全此心体。不知有四者約言之只一處而已。然此四者聖人無之。凡人亦未嘗有也。聖人大覺。故渾於無。凡人迷之故無為有。聖凡之辨微矣。

毋意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毋必者大人惟義所在机栝也。毋固者與時偕行妙

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冕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

也。無我者。廓然太公坦蕩也。不系事前事

後。所云無可無不可是也。

○文王之心。純亦不已。乃文之所以為文

也。此心惟一貫之心。適契其妙。故曰在茲。

茲者此也。指此心也。千聖之統。寄于文王。

至于茲五百餘年。後乎茲者。又不可知。若

茲適當其會。故不得不自任也。

後死對既沒而言。我亦後文王而死者也。

若云我得與乎斯文。是後生矣。蓋以天將

喪斯文。則我必死。是我不得與于斯文也。

非匡人能死我也。倘天未喪斯文。則必不

死。匡人奈我何哉。以斯文興喪決此身存

亡事天立命之學。非於天以為重也。文字

不必貼出道字。茲字不必貼出我字。

曰在茲。曰未喪。曰夢周公。夢而極。夫子必

有默與天通處。非若後儒懸空以天自處

首固我當在事發至於我又生意則必欲遂引循環不窮矣○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太宰問**

漫言聖人無死地也。○太宰之問。有不測其多能之故意。子貢之論於聖外。又有增加。太着色相。縱字勿作篤厚看。天心原無篤厚。不明是耳。縱其聰。目縱其明。心思縱其睿智。不過縱其同然耳。然人莫能及。故曰天也。子貢多學而識。未識此心之本体。似涉用上論。不知太虛無物之表。爲一貫之精也。多乎不多。不貼能字。泰能着。人所必有。赤子之良能。聖人天能之盡。只恐一多字。人能之增。天能之減也。君子養得赤子本体。自然通達萬變。其應用未嘗不多。而本体未嘗多。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無能而能。自無不該也。聖心一天而已。其能爲藝也。以藝歸不試也。正見天体不在于是也。

疑多能非聖

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

〇聖心空明萬物皆通而実一物不着無物以涵天下之物々来而應卒亦帰于無物故曰無知
夫婦之可與知惟其愚鄙夫之可與言惟其空一問則空中之端倪契矣因問而聖心之端亦起矣鍾惟空叩之則鳴復帰于無声從空有端可叩一叩復還于空故曰竭至于竭而夫婦之與知總為聖人所不知矣可叩見凡心觸聖心曰竭見聖心了凡心聖心無能々以擬而游聖心無知々以泊而契

空々正說無知而鄙夫虛如有空々之形也而端問中之意頭緒可言處也

〇思鳳圖正思伏羲舜文之意々不在鳳圖也又深玩之是慨道之不行起賛易續文之想曰吾已矣夫見不能自已也羲文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〇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而就之若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〇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〇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〇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不作所画所演。必當為之計。而使斯文在茲者。不終絶也。刪述贊修之事。敢自已哉。

○此是動容周旋中礼。不期然而然。

○喟然嘆。正為末由光景。高堅前後正形容末由光景。揔是悟後讃嘆之語。不可実作用力講題神索然矣。

想顔子此時。不特文礼是筌蹄。即夫子平日教示亦都假矣。故曰誘。

道是徹上徹下的理。玅處為高堅前後景象。其実不外心体之天則。而心体天則。又敝見于日用事物。故從日用事物會帰到心体上来。是為博文約礼。而會帰處恍然悟得自然之体之玅用。是為如有所立卓尔。由心体會悟。真机渾化。不見所為文礼。是為高堅前後境界。從之末由也。

揚子謂顔苦孔之卓。宋儒謂未達一間。皆

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立卓境○末由光景

顔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顔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欲罷不能**

二我字涵思

非也。顔子真見道。状出個道体来。正樂也非若也。仰之四句。即卓尔三句。非前未得後始得也。道虛圓活潑。無在無不在。可從即非道。非真見道。安能以末由状之。時時博。即時時約。立卓全在約礼上會悟。萬物皆備于我。是我之文。夫子特指點我博之耳。反身而誠。即我之礼。以我求我。所以欲罷不能。竭才者。由文會礼。做到以体上。一切聪明智力。銷鎔殆尽。故本体呈露。覺見個道妙。非自説悟之妙也。卓立曰有則非無。曰如則非真有。須知此只口中轉語。若以卓為得力之境。便死煞。非顔子之學矣。欲從末由。只是嘆其境界之妙。非実欲從也。即夫子自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去處。乃乾元統天之學。夫子所以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惜也。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〇程子曰。此顔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顔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

顔子于視聽言動間克己。正博文之意。而復礼正是約礼。此教夫子非專授回。故曰循〻善誘人。但人則語之而惰耳。惟回擇乎中庸。從事乎博也。得一善。從事乎約也服膺弗失。則欲罷不能也。欲從末由。已見此道神化。非教之所能授。學之所能受。所謂高不可仰。堅不可鑽。前後不可象。總一時話。細玩喟然嘆三字便見。

○子路原非行詐人。只尊聖太過。不覺背理。便是流于詐。欺理即是欺天了。極言理不可欺。非謂人〻不可欺而欺天也。凛然有名分之防意。須于言外會之。典不肯厚葬顔子一個念頭。君道師道。自有定分。何必借君道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周知後之加王號于夫子

息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最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

者不知聖者也。

○聖人無一日不思用世。子貢豈不知之。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乃商量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于意。夫子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又未嘗先看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者也。

沽之哉三句只作一句讀。意重在沽。但沽亦須價至耳。今人不解此意。看得待字鄭重。將夫子一片易世之熱腸。寫作傲世之冷眼。試撿夫子一生言語。行事有一日不沽否。

○浮海居夷。皆甚扁中國之意。見中國綱常名分之乖。將背而為夷也。寓意居夷。正以見中國甚不可居也。因或人之疑而就

路謂棄而不棄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乃慰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子欲

其言以反之不與明言亦不堪深論耳。
今人只要講傳註不肯玩本文。如所居則
化一語。有謂化夷狄者。有謂隨寓而化者
俱欠体認。只自居子二字觀之。便見聖心。
先儒曰不論夷之陋不陋。只論君子之居
不居。君子之心。自有文明景象。九夷自夷
吾心自華。乃九夷不足為君子陋也。九夷
為君子之所不陋。又何地為陋而不忘中
國之意。隱然可會
○燕饗朝會雅道興。德盛功成頌声作。可
見惟天子可以奏。王朝雅之所也。王廟頌
之所也。春秋僭乱。亦是迹熄詩亡。夫子正
之。寄王章于已墜。存名分于不朽。大樂因
之不亡。若徒序篇次則経生事。非聖功也。
○此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之意。
四者心体難純。心量難故曰何有於我。

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乗桴浮海之意。◎◎○寓言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 ◎惟王之意。○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心精密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所感○深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

乃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非謙己誨人也○聖人觸目是道偶在川上嘆之假令在山安知不以山嘆道哉若曰道体流行川流最肖則拘矣逝者指道斯指水不必說破道理流行天地間自開闢至今只是晝夜即一人自生至死亦只是晝夜如水之逝彼彼有歇乎人日寓天地間不覺化机之如斯聖心純亦不已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渾忘其如斯一時川流若寓人心之不舍爲天地之不舍若注天地之晝夜爲人心之晝夜說是嘆川又不止嘆川說不是嘆川又只是嘆川解者自會之可也○好德者道心之微好色者人心之危人之反真切道心反冷淡此危者愈危而微者愈微也全吾心之固有不如外來之真切夫子提出四字總撮省人處

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先上聲○進○絶 妙○[illegible]）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

○重一簣上。不重由己由人意。而譬如開說。不專指為學。亦得。與譬如掘井同。凡學術事功。只槩論士君子之為便是。成敗只由乎一念。可見九仞之後。猶當凜一簣方覆之思。一簣之始。便當存九仞易虧之慮。

○心解方行四字極妙。力行全根心解來。正犹他心体不欲已之妙。不違足發。是其境界。顏子自言欲罷不能是也。

顏子深潛純粹。聞夫子一語。自然無限醒發。若他人半疑半信。安得不惰。

○進止二字。俱自心言。顏子心學。夫子見顏子之心。 止者歸宿之義。惜他未到大成田地安身全命之域耳。

○心如穀種。人心之精華苗也。暢達秀也。純熟實也。要時時培養。勿助勿忘方得苗

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急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

而秀秀而実也兩有字正照人無培養之
功論孟子最得此意以日夜所息爲苗生
之候以志道成章爲秀發之机以資深逢
源爲成実之境日至皆熟以人而聽天也
夫仁亦在乎熟之以天而自主也
○總作鞭策後生説今字不必粘我字聞
字當自聞道説
人生學力起于一念之畏存一畏心則日
進月征求不負此韶華若忽而不畏則日
月逝于上形氣衰于下与草木同腐將誰
之咎思及于無聞則斯後生之時不亦足
畏也哉而畏字䏻相應
○重改繹二字進言之法只此二端不改
不繹再無他法處置了
与字極妙即以法語之言巽与之言耳一
字変化而文章條理如此

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説乎繹之爲貴説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説然不繹則又不足以

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揚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獨之可也其或喩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真心不為貧富動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

○全在三軍匹夫四字上。見可奪不可奪意思。主師靠着三軍。全以三軍為聚散。匹夫第二以二。弟參以三。独見獨行。故不可奪。此志乃大而斡旋宇宙。小而扶植名節。惟不可奪。方成其志。若泛論。則不過意氣之偏耳。非志也。

○縕袍不恥。極形容子路高明脩次之詞。非实有此事也。

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若執則非特未至者不能進。即已至者。亦不化之物矣。故曰何用不臧。又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忘則滅而執則非滅耳。

學之功夫無有止足。須用清虛一念。愈進

始愈覺其妙。不忮不求。正謂其可用以臧也。非謂即足以臧也。正欲其善于用也。非欲徒誦ニ已也。子路不沉潜体会。當下便有足之一念。則泥矣。那知此心。終身用之不窮。此語終身誦之不足。用是虛游。誦是妄執。世境可以虛游。道境不可妄執。一念虛寔。乃用臧足臧之分也。

○只就松栢說。多少含蓄。聖人在川嘆川。見松栢說松栢。歲寒知松栢。松栢之幸。而時事之不幸也。然待歲寒而後知。則亦松栢之不幸也。物中有松栢。則天地無歲寒。時序無歲寒。則人世遂不見有松栢。故君子當自励松栢之操。勿以歲寒為幸。国家當素培松栢之節。勿待歲寒而知。待歲寒思松栢晚矣。

臧。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正敲明用◎臧◎意）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

〇天下原無懸憂惧。習心亦原無惑憂惧。只是生于不知不仁不勇耳。以倒法醒出題神為妙。就心体無累上說。〇道字一章主脉。學者必要適道。道之体方。要能立。道用員要能权。可与未可与字。乃步步促之使進也。

权者。称錘之義。謂常則守經。變則用权。是常則用衡。変則用錘。此理之雖通者也。錘之与衡。往来取中。変通不穷。無常変無小大。而不相離者也。正理所在皆經。称之而得軽重之宜為权。彼曰权者濟經之不足。可曰衡有不及。以錘濟之乎。故漢以来無人識权字。宋人亦未識得。蓋經非权莫行。权自不離于經。漢儒权変权術。亦無衡之錘耳。漢儒又曰反經合道。是背其衡。而自得分両也。有是理哉。由其經權皆不知為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〇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〇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

何物也。故經者有定之權。權者無定之經。無定以求一定。方是能權。方是時中。

○語意虛活。不可說出理。只翻其不遠的意思。而所以不遠。不可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

未之思下不可補思字。云未之用思故耳。焉有遠而不可以此心通也。

○學而章。是自摹的小像。志學章。是自序的年譜。鄉黨章。是自贊的行實。莫知章。是自表的心事。此一章分明是彷彿模擬孔子行狀。以前記其容貌。每用如字似字。見有莫可形容之妙。后記飲食衣服。每用必字不字。見有從容中道之妙。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偏反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無限深心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自鄉黨至升車。其事各有至當之則。夫子不待称量安排。言出便是。行出便是。恰與天則相合。其形容可謂周盡曲析矣。然終有形可象。恐學者泥于物而不神。故末拈一時字。見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此記者之點化處也。善學者知其不能不記。又不能記。而不得已強形容以記之之景象。則思過半矣。要之記之亦各舉影子言之。令人觸類以長耳。豈謂夫子盡于是乎

寔字形容不得。用虛字形容之者。如字似字。若字爾字之類是也。

一句形容不盡。復一句以形容之者。恂恂二句之類是也。似不能言。于恂恂內見之。唯謹于便便內見之。

便便于庙。便有曾祭非礼意。便便于朝。便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便便。辯也。宗廟

有一变至遍意俱有関係。言心声也心信实故訥而不發心謹慎故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侃侃誾誾非是辨是非得失也乃自其言時之氣度形容之非自言上論也。侯國之制只有上大夫下大夫無中大夫。夫子為上大夫下大夫俱不可知。與下大夫是論政與上大夫是論道故丰度自是不同原無高卑起見。渾是恭而安的意思〇始終只是一個敬字惟恐己之失礼于君即吾君失礼于鄰國。此時賓王俱在門外不可謂傳命以入也。

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視朝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

節之中礼。念〻在君。庶不負君召之意。

○以出入二字為関鍵。以敬字為骨。聖人一念常惺絶。到公門有不由他不儼恪着。聖人亦不知其然。

似不足于言乃有餘于敬。

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君立于門屏之間。所謂外朝也。

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非為君制乃制于一念敬君之心也。出非出公門。不與入對說。雖氣若少舒。而敬心仍在。

○敬以將礼。和以通情。然敬和不可平。和乃敬之舒也。手與心齊。正見他一心常對君上。戰色惧君命之辱。則起外國之侮。不啻戰敗之辱也。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

享礼猷其圭璧琮璜。非命圭也。皮幣輿馬。皆陳于庭。口庭实。執圭時何等敬畏。享礼私覿時。又渾是一團和氣。動容周旋中礼此可想見。

○衣服之制。見経緯人事。燮理天時。邪正有辨。公私有等。表裏有章。吉凶有度。化裁之妙用也。

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朝覲常服用黑。見人臣北面之義。聘享尚絜用白。見精白承休意。大蜡息民用黄。見報功襲土意。

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覿愉愉如也私覿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緇衣

禮曰表裘不入公門此必裘在內衣在外襲之而不露也若衣以裼裘仍見裘之美豈可用之視朝聘享大蜡乎

半以覆足非也乃度其身而半之亦非只齋衣也必無錯簡

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取砥礪者佩礪

必殺者欲以別于公也羔裘朝服玄冠祭服吉凶異服故不以弔

致仕之臣多不朝即朝亦有不朝服者必字最重在家設虛位行之亦以不忘君也

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羔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齋主於敬不可衣而寢又不可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

○明衣以潔其体。変食以潔其口。遷坐以潔其心。
食皆盛饌言。未嘗不飲酒。不茹葷也。礼有飲不至醉之説。何耶。葷乃五辛之属。非腥也。
○不厭者。雖精細。不厭飫而食之也。即食無求飽之意。
食饐節。一歩深一歩。但自必不可食説起耳。

曾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割不正者。乃宰割之割。如大夫無故不殺羊之類。及春不宰牝之類。非所割而割。即不正也。

古之别飲食者。食其物。用其醬。非氣味相宜。必物性相制。不得非特不偹。亦且有害。

有量不乱。何難之有。不爲限量。以盡賓主之情。而又令悳令儀。直不爲酒困者。

不多。只就薑言。已上俱有不多之意。何得入贅。

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食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

不出三日。即不宿肉也。凡祭先一日宰牲祭是一日若復宿肉是出三日矣故祭肉三句乃重申上意非謂家之祭肉也。

礼曰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是不語之証食後仍語也。寢不自言有問亦答也。

礼云瓜祭上環。詩云疆場有瓜是剝是菹。古人原有瓜祭之說。不必改必字。

聖人之飲食。是人欲中得天理之正。只是一節字抑且寓仁厚之意。報本之誠。正從心所欲不踰矩出。

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〇位次自有所宜若不宜則上下左右之分不明便是不正有關于大節者。

〇徐行後長所以教讓。朝服阼階。所以尊王章。而執主道也。

〇再拜而送乃遙拜所問之人也。

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今未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又是卽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之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〇**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旣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〇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〇**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看若斟酌貴
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前賜食必嘗以拜急于領君惠不敢
待食而後謝也此以對使言故多一正席
之礼非餕餘不以薦也。
君燕臣有祭時有不祭時不祭則俟君食
后食君祭是以客待臣矣故不敢當而自
處于膳夫之職也。
臣接君必於阼階病不能而東首亦阼階
之意。

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盖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

〇於我殯。無死生也。不拜無貧富也。今之矣夫。君子不以存亡易心。故無所帰則殯。非不詩不殯也。不以貨財加于礼。故非祭肉不拜。非他人祖考。同己親也。

〇此章皆就意想所不着處言。要發自然而然之義。不可拘變字。

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〇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〇朋友死無所（女滴當嵌此）歸（爲則）曰於我殯

〇〇〇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

非祭肉不拜

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〇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〇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

再言式凶服以在車言也式負版重民数也聖人無一息不与民命相關故式之真有老安少懷意在

饌而曰盛則奢之極矣故曰必変色而作若謂敬主人之礼則儀不及物何云不享也酌水明心儒者猶然况聖人乎

風恬雷寂天之常即聖人之常也迅雷風烈天之変即聖人之変也無念不与天通無動不与天合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迅雷風烈必変見事天之純

○夫子仕止久速一聽于時而臨河而返視雁而去其随時之妙用見得充[illegible]心得充神夫子欲以時字之義示天下故以雌雉而嘆曰時哉時哉時者天地盈[illegible][illegible]息

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俛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

之机也。這机括泊在鳥身上一止一作。若与天地相為昳𤼵。鳥亦不自知其机括也。時哉此加一知字。贊矣。其舉處作處。非知字。可見人心物理。相為流通。人心之𤼵机苟動。則此地氣色不住。禽鳥得氣之先。便覺得而飛去。色字只作氣色言。若作顔色。則子路之共。豈形之顔色不善耶。子路不過共向之意。此意一動。即是𤼵机。人若忘机。鳥亦与之俱忘。人有机。鳥所以三嗅而作也。天地間只一個時。時者。机之所値。人心至隱微。旋動旋應。即一息且欺罔不得。則吾人舉心動念。安能瞞得鬼神天地。斯得大小衆寡乎。故在雉鳥處泊天地氣化之運為作止之時。在聖人默會天地氣化之運為進退之時。在吾人亦當審察于地氣化之運而舉動不可遠時。

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之顔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愚按。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終

四書代言論語六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夫子於禮樂。一則曰吾從周。再則曰吾從周。茲曰從先進者。乃真周也。文武周公之制。監二代而出之。彬彬郁郁。至禮樂一定之規。禹湯精意寄于周官。誠可從也。周末則靡靡矣。以靡靡者為君子。而等先進于野人。夫子所以傷之也。不曰先進之禮樂。而曰先進於禮樂。謂人心進嚮于禮樂也。如用。謂設用之以經世。以明萬世之法。非寧儉寧固。一時捄弊之論也。若云一身之用。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乃曰如用之乎。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孔子嘗厄於陳

○此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以與難諸人紀之。而冠以四科者。見聖門多材。即從游聚會。無所不備。況杏壇洙泗之間乎。夫子當時。惟顔淵伯牛先卒。餘俱未仕游夏尚欲死後事有若。豈夫子在而不及門蓋謂去魯以至陳蔡之厄。弟子從之數年。未抵家門。其殉道之篤如此。故夫子嘆美之。此捻不以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四科十哲乃後人分列。原聖人只是一貫。大都只記當日有此四樣。得聖道之賢輩十人以例其餘也。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也。語云。山空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最得悅中光景。無所不悅。從一言中。究轉無盡。也非言言悅之謂也。然言言亦自是如此。若大治之接物。無不化矣。

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幷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是外悅是內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

○還重人不問上而人不間從父母昆弟
未聞于爲人倫之變而以孝友之實德化
之故夫子以孝哉二字稱之
古今舜稱大孝聖門惟曾閔稱孝皆自過
言
○衛武自防其玷南容亦三復之以自防
其玷乃治心而不徒治詩也世未有保其
身如圭玉而不足以善于世者其能刑妻
而御家邦也必矣
子之妻容自有一段真精神相感動處非
僅以其三復也然三復處亦是真精神
○雖答于哀公而意則已歟

其父母昆弟之言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

○明説以為之椁。又説賣車買椁。門人厚
葬之矣。獨不能買一椁乎。顏路欲借命車
以寵其死耳。宋儒之迂多類此。
左傳卿大夫之死。用路車以塟。是確証。
不肯徒行為椁。與責子路行詐同意。
○顏淵之死。夫子非止悼傳之。以占廢也。
孟子曰。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盖稷佐禹。伊
莘佐湯。呂散佐武。天生之。又曲全之。以留
為王者用。春秋惟孔顏二人。顏早死。則非
天喪予而誰喪哉。

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顏路淵之父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為

○厚葬必踰分。如以命車為椁之類。故既不可于前。又深惜于後。若只棺椁衣衾之美。夫子何痛恨如此。

視予猶父。當自道言。如服膺之守。善繼其志也。請事之敏。善述其事也。無言不悅。承歡之色也。語之不惰。唯諾之恭也。真如父子之相承。不啻情誼之洽已也。

以俗眼觀之。第一章似吝。第二三章何痛之極也。第四章又似為車增註脚也。豈知一章四章更為痛之極也。唯孔子知之。顏子知之。顏路与門人不知也。況俗人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孔顏方可語交情矣。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不識不知。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

○子路是何等見識若淺淺者如何問得到此未能事人未知生是提耳而說之无非真實話今人以為拒其問豈不衰哉君子綱常倫理必盡其道而後無愧于天地神明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于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故事人即所以事鬼知生即所以知死也子路之事季氏而不能救其僭亂是昧于事人也至于好勇輕生殺身仕衛是昧于生理也夫子之告正就其身上藥之

○羣賢分聖人之体段而各成其為羣賢夫子萃羣賢之精神而自適其為夫子一堂之上有千載之契

作夫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碍然字亦與氣象相關切若字亦未必然之詞先儒謂子

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

然之結纓。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心。豈不知死者哉。

○閔子一言。勝于賈生十倍。據魯時事雖江河為淚。恐不足盡賈生之哭也。閔子從容一言。便抓着痛痒。豈不過之。

改長府。便是專利聚斂之萌。閔子夫子口中。都不說出。隱隱含蓄。無限深慮。

晉閔子者。醒魯人也。而語氣不可露。須言外自見為佳。夫人不言。如云此人不言則已。言則必當也。不字必字呼應。非謂其平日不言也。

○重升堂句。合前後總是鼓舞子路微執。道之高大。是堂。精微是室。而必由門以升入之。子路固得其門以升堂。而夫子胡怪其為于門哉。蓋堂之高大。以豁盬氣。而室之精微以收浮氣。由之盬氣豁。而浮氣未

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魯人為長府。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

和。故雖爲堂上之客。犹未識室中之藏。夫子正欲以丘之門。引其入室。不欲以由之瑟。僅尔升堂。

○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過不及就二人造詣學問開〻說。非以二子較也。子貢万人。原有右師之意。故疑師愈。过犹不及只是論道理。而二子之相等。自見于言外。

○魯侯享周公之国。宜守其富。季氏以大夫。而侵奪周公之田賦。以肥其家。故曰富于周公者。正著其窃周公之国也。此便是春秋書法。

冉有聚斂。非如后世心計之臣。只是學術未純。仕季氏施其政事之才。處置調度。以爲聚分當然耳。不知季氏之富。從何來而可益之。雖不富亦不可益也。季益而魯損矣。周公其衰矣。此与夫子夢寐之心大相

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奥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愈猶勝也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拂戾。故夫子責之。不攻冉求。季氏不備也。不鳴鼓攻冉求。舉国皆謂聖人之徒亦為之使而不知聖人強公室。杜私家之深切也。其扶周公之心至矣。

○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愚魯質之沉潛。辟喭質之高明。夫子各摘其居多者而言之。正所以陶鎔之也。蓋人在氣質中。未免于偏。得明人一点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雜。所謂識得病處。便是藥。

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人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愚。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參也魯。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矣。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師也辟。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

○庶乎只是一近字而添出消字屢空只是一匱是一貧字而添出安字貨殖只是一富字也而添出求字億字又添個事字此新說舊說之俱未得解也夫子從二于心体上看出他情識之忘与未忘耳何必說玄說妙夫子飲水曲肱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以樂視之則其屢空者亦庶乎夫子處也清虛无物之表与世渾忘故能如此

屢中之識正賜之所以貨殖也正賜之所以不受命也正賜之所以不能屢空也夫子正拔去其病根之意而豈取其明耶

學者大病只為貧富關頭打不破而實根于情識之生故學者須澄心靜慮自得其心体之妙把貧富之遇如電光駒影之過則世情自淡道情自潔聰明億逆何所用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天◎心◎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病根億則屢中◎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

之洞左見天地之心而於道也可幾矣
○善人資稟近狂狂者進取不踐迹之謂
也不踐者知千古必无踐迹之聖人也但
其美合符節處未能精細深入耳非說他
究竟不入室也故夫子思之正以不踐迹
也夫子思聖人而君子而至善人孟子論
善人而推其造于美大聖神可見為作聖
之基非特質之美而已且事事依傍亦非
聖學跡自善之著言室自善之精言
○不必以色莊打貌字只是論之篤者不
可盡信抑揚重在下句莊者飾為莊栗之
形也而豈有德有言者乎
○聖門之教只一力行怯者退則不及
行勇者过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以微
权抑揚之使之歸于行所聞耳
凡行自有時中妙用以氣質之見障之故

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亦字蔵子張意）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不得見耳。成見去而神明變化出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于進退。亦是執成見而非妙用也。此即裁狂狷之意。在者謂有規矩在前。不得率意行也。非稟命之說。曾子師也。父兄也。可見父兄即師。

○夫子極喜之詞。顏子確信之対。可見回之學力已到。故于死生之際。大有斟酌。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夫子曰文在。顏回曰子在。此是不言而精脉相照處。言外若曰。子不在。回何敢不死。吁古之師弟如此。今之為師弟者去乎哉。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中字○道字○非顛意○○○）

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大○有○斟○酌○）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

○毁者謂通章俱是逆折亂萌。然聖人雖危謝公抑私之心。豈有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横一意以待之。意必見甚矣。聖人之心。儒者不必深求也。

玩後從之者與語氣。似亦不足季氏之所為者。但以二子聖門高弟。意其可為大臣。異者謂事業志節之超然。而不混迹乎私家。可特舉以問。升諸公。為我魯得人慶也。由求果何所異哉。

大臣之大。以道也。曰以道事君。則未事而係羣望。當事而格非心。皆道中事也。曰不可則止。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未悟。國是之重輕者。二子豈能辦此。只是治賦足民。具得一用而已。

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丞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豕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不必行已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二子之不從，亦是不可奪之節，豈是尋常手段，但不應事此弑父與君之人，縱有此力量，亦只具臣，而不得與于大臣之品也。

○柴也愚，非應變之才可知，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不深會，乃引套語答之。夫子之意，不可明言，又不可與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見其不察賊字之微意，而輕出近理之言，有似乎佞，惡佞恐其亂義，故以此警之，而非直指為佞也。玩是故二字，費之民人社稷，魯之有也，子路而由有者，果孰有之，此子路冒昧，不知為知處，惡佞之言，亦以存民人社稷公私之辨也。

經旨變化不窮之妙○○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論○學術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寬說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

○夫子之問。非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乃問其平居。何等學術。以應人之知也。三子都說人知後設施之事。曾點擧眼前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知者自在其中。三子必要人知方可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終局死。曾點机括活。三子取必于人。曾點取必于己。三子待他日做。曾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做。點即在此地做。夫子所以與之也。

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明君齋民亦樂也。浴沂風舞樂也。優游于宗庙朝廷亦樂也。詠歸樂也。治兵足民用礼樂亦樂也。不可以點之事。看作窮居之事。亦不可以點之樂。看作物外之樂。

○子不行其非。而時惡其拔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至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晳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一節總見率尒不讓處。**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畧有二端。有主于事者。以有爲用。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有主于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道與事未嘗相離。若今之言經世者。率秦漢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子路三節語意相承。子路之志。自夫子襄以爲上來。但憑志氣。無涵養意味。則於文之以禮樂工夫尚歉也。冉求才幹不及子路。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乃以讓人。公西華若發然任之。又類子路。故云非曰能之。顧爲小相。正其以禮樂自見處。此相承之脉也。

由之率爾。殊覺有爲才所使之意。禮樂指國家經制大事。言若作教民說。與赤不相協。冉求之俟君子。分明是遜赤意也。

說者因夫子與點。遂看做天上人物。連蔽

狄人勝管仲四十年之力

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

瑟希。及異乎之對，俱作妙境。夫師友言志而彼鼓瑟，及師問到，方舍瑟而作，亦明是狂者氣象。那裡天理隨處充滿，異乎句。自覺要立異于三子。而說莫春一段，特自寫其胸中洒落不拘之想。那裡竟無氣象上下天地同流，鳳皇翔于千仞也。看來夫子與點，夫子老安少懷之志。用舍行藏之妙，唯顔子合得，故曰唯我与尔。曾點聰明偶然說着，未能往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与富強礼樂自不相得。何為又問三子之志何如，因其人問，故知其未踐實地。宋儒何張皇之過甚也。此處最忌一樂字，無非擾見在景，同見在人言現在事。吾宗自以為樂，只是胸中活潑不拘，有素位的意思。玩一既字，當是收盡春光之意。所云童冠，當是狂者一輩人

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狂者氣象）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目前實用）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多認）歎曰吾與點也◎（錯用世之心）◎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

物斐然成章者也。所云風浴詠歸。當是可舒可卷。瞭瞭然想見堯天舜日。康衢擊壤之謠也。而時只以為與時同人行樂者。殆未深思也。

夫子之心原絕意必固我之累。忘用舍行藏之迹。無可無不可着。一聞童冠之偕。若曰。可與渾物我。一聞沂之浴雩之風。若曰。可與同宇宙。一聞詠而歸。若曰可與忘行止。橫胸中境界于天壤。收天下趣味于心靈。此聖人太虛不着之神。點先得之。故謂與也。非謂其素位中。即有經綸作用也。聖人之心。至虛至活。曾點以虛會之。兩下有相合處。是得用世之神。非若三子止得用世之才也。三子之才露。曾點之神藏。就三子人知而出。亦必以這個神情行之。所謂為国以礼。出而任世可。入而讓人亦可。

求子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沂水名。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

夫子轍環列國即二子用世之思也而不然不尤絃歌不輟。曾點之興。若深有會也。撰非具之義。謂三子所言。亦未見実績。只胸中憑才氣撰来的話也。亦各言其志。此處方露志字。上文俱無。讀者認之。三子之出。蓋得与點之意。反而自証也。曾晳之後。便是不能忘情于三子。留與夫子辨論一番。此狂士之嘐々而行不掩者也。為國以礼。就為國者身上氣度言。為國固以才幹。却要一段謙冲退遜之氣。以點運之々功。欲峻而氣欲平。量欲高而心欲下。由之不讓有不平不下之想。故其高一世之勇力才之為世用也。高一世之氣宇。心之為才用也。此所以可哂也。由知能以讓行之。則与春風沂水氣象何殊。夫子與點。以其襟懷之高也。兼與三子。以

之故請其總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點化會晳。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會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

其效用之実也。若子路有勇而不云知方。則武夫之氣矣。若有勇知方。而出之以讓。寧直儒將風哉。冉求真一計吏耳。使達于礼樂。胡聽季氏之僭也。公西華瑣瑣然文人之丰度乎。然不如曾點瀟洒風神也。莫春之云。則凡夏之藉綠蔭乎暑道。秋之美明月乎霜天。冬之嘯孤松于雪嶺。何莫非莫春也。童冠之云。則凡宇宙間黃童白叟。覆載中疲癃殘疾。蠕飛蠉息。何莫非五六人六七人撲子也。浴風詠歸之云。則凡身之出作入息。人之不識不知。即今日撲瑟而希。舍瑟而對。何莫非此潑活情致也。然出之曾點〻口。只是光霽襟懷。人之聖人胸中。方成位育氣象。夫子與三子以實點亦以裁其狂簡之章也。而豈謂其即是經綸耶。

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直 指 本 來

天下 事 由我者 事一易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

先曰克己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愛飛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說一切煩惱為如来種若更于視聽言動外覓所謂礼而復之是棄氷覓水舍銅覓金可乎哉故曰由己從復字生㨿謂礼必有所由復而由于克己也若只云枫决于己是不思復字之義矣

克己便自復礼礼者心之本体原有至當之則赤子之湛然無欲蔑見一團天理是也非礼勿視是克己視以礼便是復礼猶所謂不作悪事便是善事也

不曰欲曰妄曰己者因以視聽言動之私從己身出也克己者顏子地位無私欲了只畧有些形骸之念未化只把此念克去渾忘即禪家所謂無我相也無了我相此心全是天則即為是仁故曰復礼為仁也

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効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在有意無意之間）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

吾之心体原與天地萬物流通而只為己所隔克一己之私便復天下之公宇宙盡入口空洞之方寸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也而云一日克復何也本体来復之机一克時即有無漸次也夫子每以一日決心体之妙而日日之功則存乎其人耳

四勿克己之功然四勿字不重日日在視聽言動上夫子以為仁至近至簡只眼前事此正約之以礼也若是勿字重則顏子全是祖人淫声乱色亦去視聽之耶須知四勿之功只在心之將萌處便提醒此心毋令非幾汨我本体中庸所謂慎独之功正如此能慎独則發皆中節而礼復矣方知己之當克即非己非己即是礼而非礼之至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教顏子當下認取而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已己

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

克矣。礼已復矣寧待退而徐謀哉其一生用功。只克己二字。如無施無代。不遷不二。不違不惰。皆從此勿字得之者也。真聖門第一高第。傳心密語。不可草草看過也。○聖人論仁。俱是從應用處操存此心。出門便與人接。使民則應事矣。若一有忽心。則將施不欲于人。而起怨于邦家。心之受累多矣。六句只作一片看始得。而要得曰心之存。心之推。心之驗乎。曰見賓。期此心可以對人。曰承祭。期此心可以對天人之所以惕心者。惟幽明二境。為仁者念念可質幽明。足矣。此正造次顛沛必于是之意。不欲勿施。即見賓承祭之心。所運而用也。邦家無怨。即欲立欲達之心。所會而通也。邦家之在。果孰在耶。非吾心之在。而能泯其怨耶。故曰。邦家無怨。乃

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法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奉以為明。常惺）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以敬）

此心萬物一体襟懷。天下歸仁。乃此心八荒我闥景象。恭則不侮五句。乃此心萬念融通境界。必如此方是心体完全處。世界之缺陷。即心体之未圓滿。而心体之圓滿自世界無缺陷矣。聖人論仁。從來不說効。若說効。則豈先難後獲之旨哉。

○仁者其言也訒。指見成仁者說。夫子非教他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認言處着力。謂是仁者之心。不輕放。故于言常有所忍而不發。牛不深心理會。以為強閑之心。故夫子以為難之心發明之。以為此非強閑之心也。若上文不用心字。則外心言仁。非夫子之本旨。而夫子教人。豈有先說渾沌之話。而待其問乃明之也。告孟孫之無處。俱此類。特說者見有下節之發明。因疑聖人亦為隱語耳。

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欲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內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其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

○訒言何以為仁。自難為之心訒之也。仁人之所以為心。其難其慎。兢兢業業。則言即其所以為心處也。訒即其心之難處也。此防口由于防心之功也。不憂懼何以為君子。自內省之心得之也。君子之所以自省。无疚无惡。心廣体胖。則自覺无歉而有慊也。不憂懼正仁勇之真也。此快心由于省心之功也。心之存養為仁。省察為君子。二者乃聖學之大關鍵。而豈易及也哉。

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不得不去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妙◎◎◎◎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四書代言
論語六

○人生只有理數一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理盡之己。胸中擴一個大宇宙。日用着一点真精神。無一時一事一念不敬。方是无失。与人自在无失中。蓋与人一有不恭。而遠于礼。俱是敬之失處。恭敬。則四海之內。將改暴易亂。聯疎為親。而為兄弟矣。況至親者。不可感而化也。是人之无兄弟。自无之耳。舜之格奸。是无而能有之也。尚舜而不与象同憂喜。則点无兄弟矣。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无入◎不自◎得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

○不行二字自心体言任譖愬撥弄于吾前而虛湛之心体毫不牽動彼自勞擾心自從容彼自陰怍心自平易所謂不逆億而先覺為夫故可以為明若云察其奸而不行則是察非明〻著如止水照物遠者如止水之淵湛也自其去照入曰明自其照之微蔓處曰遠必遠方纔是明不遠則成不得個明第二段是贅詞正以其性体之朗徹涵无尽而出無窮也人心虛灵本体原无所不通何嘗不明且遠因外物所蔽只從情識起見偶有所照終是易昏何以為遠惟性体涵養渾全不爭情識自銷天下之情緩投之而不疑急投之而不怒乃性体空明之尽其明无窮不亦遠乎是遠乃所以明也

○夫子之論顯然信在兵食之先子貢不

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考三王質鬼神○之○用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察而三之又二之大是圅蓁夫子就其問荅之復作危語以足之正見信之不可与兵食論也世儒不察以去兵去食為权則圣人籌画直一時不得已之計与束手无策者何異亦不深察立言之旨矣

信者人生来自立之命脉本各足而不待上為之足也只要上為之交相信耳无信則民为財而爭奪称兵而犯順兵食安得足乎故足食足兵信足之也若外信而足兵食則斉桓之内政商鞅之阡陌耳豈圣人之経済哉聖人論政万古之経也経非权不用权正所以行其経故遇变而兵食有不足之日信不可去也兵食之去非上人去之乃時事之迫民之自去耳若上人有意去兵食以全信便非信矣民其信之哉惟吾有真心于民而民实信于我即兵

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去字无力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无信兵食皆亡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

之國散而相信之民執干戈以衛社稷民
即兵也萬一食之缺之而待死之民凛凛可
生氣猶可以動天地質鬼神也忠臣之功
志士之節齊民立命而仁君共恃以立國
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一
○文質同体異名子成認作兩件故欲去
文存質其實真切有味以之醒末世煩文
之弊大為得力子貢識得是一件文即質
之文質即文之質兩下相生相濟方是而
文要得他去也鞟字極妙鞟上生毛即以
毛辨鞟去毛之鞟何以辨鞟去文之質何
以辨質固知有君子之質有野人之質都
在文上分别若去文而独存質則天地間
只是總共榛狉世界成一個大鞟去了而
聖帝明王不必許多制度文章日與農夫
樵豎為伍成一小鞟而已奈何離毛而鞟

以危急而

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疾○之言）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持世之言○）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定案）猶犬羊之鞟（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亦失之矣）○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用謂國用公意盖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對曰盍（○生）

也。此子貢意也。子貢之言。可以經世。子成之言。可以維風。二者兩存而無弊也。○有若亦知此時二之不足。但要發國家根本之至計。故將盡徹挑動他。非正對年飢用不足之問也。論事不先根本。一切權宜支補。豈經國之遠猷。縱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蓋徹法祖宗之制。不多取民。方可足民。而三年九年。雖飢不害也。魯之什二。則多取而民貧。而又曰用不足者。何也。季氏四分公室。十二之賦。大半入于私家。哀公不揣其本。而欲加賦。將民益不足。而斬木揭竿之禍起矣。有若深明君民一体之義。見當藏富于民。而徹法之行。復祖宗之制。抑私家以強公室。即什一亦足矣。而此意隱然見于言外。學者深思當自得也。不則什二不足。而教之什一。國用不

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仁人之言。）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擧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

給而教之富民。豈民富矣。而於賦稅之外。
另助軍國之需乎。聖門經濟之論。不若是
之迂也。
○忠信義。即是德。主之徙之。即是崇德。更
無而層。總之存此真心。以求合乎心之所
安。心之不变不化者為忠信。心之萬变萬
化者為義。能主而徙。則心体不淪於卑下。
而非能增而崇之也。
生死二字不必泥。甚言爱悪之障。千廻百
轉。自己忽不知其所底止。非惑而何。
不言辨者。能知即能辨也。而不教以所以
知者。能崇德。心体極其高大。自是光明。存
理遏欲。非二事也。
○須責成君父說。君君者。謂君必可以為
臣之君也。君君臣臣者。謂必君君而後臣

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
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聚歛無藝貫
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 ○子張問崇德 德本
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
高明 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功在中庸
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 聖人無欲
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
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
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 此詩小雅我行
其野之詞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
公名杵臼魯昭公
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臣也。父子亦然。果能端其君父。以倡臣子。名分正而萬事舉矣。景公信如二字。是繹思語。然玩君不君數語。全無獨任主倡之思。身自不君不父。而安望臣子之輸忠也。此時景公。所謂危葉易風。驚鳥易落。時也。故聞言而感慨。咨嗟。幾与牛山之淚同其酸楚。

〇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干涉。須於此句中想出一个活子路。方知片言折獄之妙。

折字非折斷之義。如何言未畢能斷其曲直。蓋謂一出口而遂折服乎人。人不敢爭論以廷也。非平日忠信明决。片言不欺。安能折服人如此無宿諾。是片言平時無

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〇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〇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可以二字須味）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决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

片言之歎人致臨時片言樂服人也

○聽訟則是非之權專于上無訟則是非之理公于下使無訟則是非之心化于先聽訟是明察之官公平之績而已使無訟是王者以善養人服天下景象也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故曰使者心使也能以心使可以無耳聽詩云欲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于聽處留○只一意相承說居者自己居心處也竟舜之兢業是也行亦是居之事以忠者以無倦行也合內外之道也朱子云有頭無尾之人便忠也不久故夫子先以無倦遍截他

之實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倦不息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只是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俱自己覺不得。

君子耻獨為君子。故可以成衆君子。又有以化小人為君子。小人亦然。

○正心所以端萬化之原。是究政之根宗以論政。非釋其義已也。下二句歸重倡導言外有隱諷意。

○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肅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無欲則不多取以足民。必端紀以肅民。必道化以順民。上無窃心。下自無窃行。未聞均安和之朝。上有衣冠之盜。而啟民之爭。亦未聞敬忠勸之世。下有萑苻之盜。以煩上之慮。是以驅民盜。必先驅心盜。禁民窃。必先不窃民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是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大畏民志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 清其源○ 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欲善而民善者。一德之所通耳。而字全無間隔。註則字便有等待矣。君子以同得先為鼓舞。小人隨君子之所得以為德。若潛動于法象之表曰風。若仰德始自見其德曰草。一以氣用。一以形用。形氣若相待也。一天嘘其和。一地寄其質。天地若相召也。
康子殺字原說得慘。夫子揭德字以抹殺用殺之心。言外有欲殺先從子始意。絕妙話頭。秋殺之中。頓回春意。
○問在達而心在聞。是心境容移病痛。夫子故于此發藥。若只在聞達分疏。便失本領。摠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色取三句。全是一團虛張。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俱是一套事質直無色。〻取非質。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白○偷人○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先辨真假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聞言名譽著聞也

聞達之心。辨于貭字色字。而所以為誠為僞。又辨于義字仁字。義之理方。任本貭者。據其方。而無俟回護。仁之用柔。矯顏色者假其柔以投乎習尚。然義而本于心之好。即仁之体。仁而不免行之違。不過義之襲慮則生疑。疑則恐有不是。君子就有道而正之心也。疑則不慮。不慮則自以為是。小人無忌憚之心也。慮是從貭直念頭切切実実。要做到底。居是從色上一味襲取。不欲令人知。此聞達之似是而非也。

察言二句。要模寫小心謹畏。不敢侈然自足意思。收斂朴実之士。篤実近裡氣象。自是如此非謙恭以自考也。達者。心精通達于邦家。不要說感通上去。

心本不仁。行事却要好。務塗人之耳目。而実違于本心。不疑者。正其取之之巧也。聞

曰是聞也非達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

者眩其所見而不究其所疑耳。楊貞復曰居之不疑。正是大疑處。大疑何可久也。久之自破綻矣。

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称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蓋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猜介為高者。好義下人。乃其能事。特㕘量雜端耳。質直稍有不足。亦必無色取之遠。夫子以其仁度近于誠而辟習易入于偽。故嚴為之辨。聖門慎獨之教也。後儒不深考究而以張為狗外為人。過矣。

○德慝惑皆從心。一心盡性則德日尊。尊心除惡則慝日消。耐心懲忿則惑日解。聖人教人只在心上用工不在外討求。崇德工夫是事。德之能崇是得非有二項。惡之匿於心者攻。又自無暇攻人惡矣。何以又曰無攻人之惡。攻己惡而有為人之

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注舞雩注遊論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

念即非攻其悪也若人之悪匿于心如何攻得須玩其字聖言自微密人自錯会耳一朝之忿亦是心學乃論是非不論利害要說得与好勇鬬很危父母不同

○知愛二字俱自心言心上論知愛故知愛可以相通擧措正見心之愛也仁有可以顯用者有可以陰用者夫子豈单以施恩為愛恩所未及激勵亦所以成其愛乃行仁之妙用而擧錯之言所以為富也

樊遲問仁又問知至見子夏独曰問知耶裡有這等鵑突想先日問仁又一日問知遲因思及前日愛人之語不覺有碍故未達耳夫子亦照見此故以擧錯告之遲不知夫子照見其旨故問子夏只云問知也若是一日之問豈有不知使枉者直之為仁哉故講未達要得錯愕沉思光景而

而知人之過故悪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知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擧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知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

知之妨仁。亦不可說出。蓋有意而無言也
下文之疑。亦非疑不止于知。乃疑知如何
能使枉直也。緣其未達之意甫形。而夫子
即先覺而語之。遲以為夫子二言。只續知
人之後耳。總是記者之辭。學者須會。
仁如蚕繭。智如繭中抽出絲来。故智以善
用其仁。選衆內。即有錯枉意。舉臯伊。即愛
人之心為之也。
子夏不知遲先問仁。須說兩个不仁者遠。
只是明智之用。而見言之富也。故須明白
講知。不必帶着仁。遲見他仁之一字。纔悟
向者未達之意。夫子有深會也。
○幾諫只是一敬。善道只是一忠。若說不
可則止。便無挽回徐俟意。豈是心交友誼。
故善道所以善其忠告。不可則止。正善道
中事也。

者直之理形上

子夏曰富哉言乎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舜借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

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方。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前此如何生辱）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文與仁非二物。文即仁之昭著處。友之文。乃友之一段心精流注也。仁而分注于友。將何以得會聚之益。友而會合于心。自有以成夾輔之功。會字是心會。方於輔仁親切。誰能勵一點為仁由己之心。方能以文藝菁華會合友之精神。而收為養心之功也。豈會講之迹哉。可見游藝即依仁工夫。而德行相須于文藝也。友之文。即為仁之利器。而不可不友其文以仁也。

四書代言論語七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上下文只一意。非有兩層。曰先。必無一息後于民。若一有倦心。便非先矣。曰勞。必無一息逸于己。若一有倦心。便非勞矣。必先勞始已。以為政。必無倦始為先勞。

○三者皆聖人天下為公之心。總攬之体。寬恤之体。明揚之体。大臣体段當如是也。天下惟庸人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輩出矣。此言雖非本意。殊有味。末節雖卑什舉賢才。執簡御煩。宰臣之体。而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理。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心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宰天下○亦如是○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才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仲弓若欲尽知一世之賢才。則累矣。夫子以舉所知于己。付不知于人。亦迂而不切仲弓慮賢才之難識。夫子教以慎于用人。必真知方可舉。所不知者。人自不能舍。不浮槩以為知。慕廣攬之名。開倖進之門也。通章俱是行簡之意。而所以先之赦之舉之。本于居之敬來。

○聖人重正名。在無所苟三字。討意。無所苟要刺入心說。人一有自利之心。便不顧名義。而苟且圖一時之計。衛君只是一點苟且浮圖之心。故父子祖孫之名。俱不顧恤。夫子以正名為先。是欲去其苟且之心也。玩必也語意。是難詞。夫子謂衛之政不可為。如欲為政。則必正名而後可。隱然不肯仕衛之意也。其不肯仕衛者何也。衛君無待子為政之实耳。若果实用孔子。說者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子路

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謂其廢輙而立蒯聵又謂其告天子方伯而立郢天下烏有待我為政而可廢之者此宋儒之迂也若此則是正其實而非正其名矣夫子為政只是要于祖孫父子之名各按其分既苟且得国称名却苟且不得必使父还為父祖还為祖迎蒯聵歸养如上皇之礼則綱常倫理燦然復明礼樂刑政有何不舉故不曰于其名无所苟而曰于其言無所苟則正名之旨昭昭矣或曰何以知夫子不廢衛君曰于待季桓子知之桓子僭乱無君臣礼夫子尚為之用衛君無父子礼若待子為政夫子豈廢之哉然衛君实不能用徒使正名之論竟成空談是可慨也

子路非以廢輙為迂蓋謂行道濟時自有急務称名之間正輙之忌諱而奈何為之

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

也夫子以君子不言爲闕蓋謂君子于国家大計智慮未及反之此心如有所失必退自思維求其至當後已也須玩一如字五者非其流弊名一不正便一齊都到末節承上一氣說下而必字正應必也之義君子于名必思所爲可言于言必計所爲可行則于此称名之言豈容苟且乎哉以言字當名字以無所苟當正字而已矣三字極緊見正名外無爲政也

○聖人之學有本有末本端末自學便是游藝若不求志于隱居專心稼圃与樂道畎畝而游心小物者不同故曰小人若謂聖人鄙薄稼圃則不知聖學矣

聖學以經世爲主故大學明德以及新民礼義信正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乃學之大也三好字心上有多少工夫只重發礼字

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言字卽名字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避世之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信字好字而莫敢意自見君子経綸宇宙乃以自滿其分量。小人終身隴畝。不過自畢其生平。此礼義信之當學。非是鋭欲惑動天下。而見其當學也。

○人開口説穷経將以致用。使不為致用。遂不穷経乎。當知穷経着。當求経于心。不當求経于経。心有真得片語可妙経綸。心無真得。全経皆為故紙。非詩之無用。心之不能用也。不達。無通変宜民之智。不專。無

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諭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子

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可將誦詩之意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

獨擅應對之長如伯玉之使可謂專對矣
○行是累馳于無形從是殭制于有象下句反言以决上意耳
○昔伯禽三年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同其治于始乃與桑間濮上之衞同其亂于終故夫子嘆之然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神要認一致字
○善居室乃善居心處三苟字是自安之心三矣字是自止之心苟如今俗語將就胡亂也罷矣者無復過望之意非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如此昔人云如要了時何日了若肯休時便好休最可味
居心極淡而能遵不畜不察之戒居心極安而能嚴患貧患寡之防世祿之家鮮克

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衞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荊衞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

由礼。夫子称之以風有位也。○庶矣哉三字。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穷清事。已盡備于中。因冉有之問而發之耳。两加字。非加于富教之上。謂加澤于庶民也。重在王者心裏。有一段經綸發出来。增加于民意。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惜乎君師天下大畧。徒爲車中議論也。制田里。立學校。是國之初政。當如九賦九戢。以阜蕃民是也。教如六德六行。以範兆民是也。○非聖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可者。即有成之机。成者。即底可之績。重有成說。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成聖人作用。非後人能憶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特。如指諸掌。夫子云朞月三年。孟子云五年七年之類。

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子適衛冉有僕僕御車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真經濟曰富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教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其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婆心

聖賢用世真实步步皆有成筭毫髮不差○夫子見世人以殺止殘不知以善消殘故思善人久道之化勝殘着君之善足以勝民心之悪也善人之心与天下貫注故能如此誠哉向是信天下之善司于一人之善深入之善由于久道之善也

人因百年字遂加父子相継等語看書如此之呆何也人有一日善政亦可百年只是說流風善政之久耳豈真為邦百年哉

○人身手足痿痺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王者之仁大化浹洽至治薰蒸人自洽其本心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此昔治化全在王者純心潛孚默化得来而非特恩恵之浹而已王者不必就易世說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〇從政可以正人。正人自正身始。下二句反言以足上意。
〇夫子非佯為不知。主在事字政字上。定諸侯大夫之職。即作春秋書法之意。欲使此義不晦于天地間耳。季氏冉有所議。本是國政。當時俱話不為怪。家臣得聞國政于私室。老臣不得聞國政于公朝。專政之罪漸不可長。夫子心悲國之降為家也。政之改為事也。政惟大夫只可稱事。若稱政是二君矣。故顯揭之以警季氏。悟冉有也宜云魯國之政。今此為季氏之事也。若知是政。則雖不用吾之參画。亦當謀之于朝。使舊臣俱得與聞。纔見季氏公忠体國。而奈何私與尔謀之也哉。此季氏所當亟還者也。其詞嚴義正。尊朝廷。辨名分之意也。
〇公問一言可以興喪。直戳耳。子曰。言不

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〇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夢寀周公之心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〇定公問一言而可以

可以若是其幾也。見徒言不能孚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非興亡于一言也。乃興亡于一。心也。心之難易。即興亡之幾。只在為君二字。予無樂為君者。以其為之難也。然知其難。何不以難為之。樂其言莫違者。欲易于為君。而不知難以為之者也。是興喪兩幾。決于心之難易也知八句。不必填祈天保人語。莫違句。不必填君驕臣諂語。蓋知難即致治之基。而莫違即驕諂之象也。如字與幾字相照。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于喪者。須体貼幾字之義。得聖人告君意為佳。幾字。前云必期其効後可云。必期其禍乎。只是庶幾之義。

彼此之介曰幾

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含畜無限意味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

○爲政在得人心。只在本文閒閒講。勿用力說。而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

○王道無私。須化于無欲。何况欲速。須底于不見。何况小利。此正王伯之辨。欲見俱就心說。下二句只申言。其弊以見其決不可耳。非教之以求速求成也。欲速之心。欲成之心。即見小之心。便非純王之道。正誼不謀利。其庶幾乎。

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若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引而不發）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極緊要）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申上）（意非推原）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葉公語孔子

○直躬而行只論躬之所行。不須心之所安。也曰直在其中。外若隱暗之私。中有明白之实也。理之所合。便是直。天下無天理外之人情。夫子以父子相隱為直。乃直。指其精。竟所在。而形。衷。不足言也。人之生也直。々乃生人本心。三代直道而行。不可枉本心以為毀譽乃枉本心以訐其父為直之禍不小矣。

○聖人論仁。只在日用事物上操存此心居處執事與人。盡一生之槩矣。當以心作主。心中無一毫夾襍来作。在居處名恭執事名敬與人名忠。而總之在心体為仁。不可須臾離焉者也。

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非仁。是合恭敬忠之心以成仁。非以心之仁分為恭敬忠也。

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

○道篳只重行己更不論才。斗筲之人。豈篤。恭而天下。平。矣。是無才只是不識行己為何物便不足筭。才曰持己守己立己而曰行己蓋不在抹守一身上論。凡己之運用推行處皆要有一個耻心以砥礪也使四方即己之行處不辱命即是認國之辱為己之耻也孝弟是己之行於家鄉而有大倫不敦之耻也信果是己之行於應事而有樞机不愼之耻也耻者不為不欲之真心無之非人矣以經〻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不曰小人而曰硜〻然小人哉見不與小人同其情而與小人肖其貌也特二必字乏大人之圓神耳然字可味春秋人才亦極其盛只不識己之何如行無耻之尤名節大壞言及于此可為太息故夫子深悲當時之無士也斗筲者即訑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人人有耻心時無所用耳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曰今之從政

管仲之意。管仲尚不知行己之恥。况其他乎。子貢抱傷時之意。故問及今之從政。非問之每下也。夫子亦無激子貢意。

○思狂狷。即是思中行。狂者有氣象。狷者有筋骨。俱得聖人之心。故可以傳道。

進取。如湯取堯于商。文取湯于周。孔取文于春秋。皆取也。狂者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超然獨往。有自我作古之意。非進而取法之也。但豪頗多。實力少耳。

狷者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有所不為。則其所為者可知。有所二字最可味。夫子正取其有為。非謹愿自守而已也。

夫子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道何也。孔門惟顏子一人中行之資。其餘皆狂狷也。特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顏子之下。得聞一貫者曾子。之魯。魯必謹廉隅。

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

是狷然子貢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常狂士之風子貢之達達必負豪志是狂然夫子栽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可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其聞道最深◯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占豈占易哉恒心之存主處為居應用處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可以通天地之撰可以立生人之命赤子之純一無偽聖人之至誠無息皆此恒也不占則非恒而又何事之可為乎占字因引易詞而生如子路終身誦之因上引詩而生也不可泥從心上說為佳◯何晏註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

以作巫醫善夫南人南國之人恒常文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讀上◎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子曰不占而已矣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毫◎重十里之辨◯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不如二句要合講觀善者好是順而觀之之法觀不善者惡是逆而觀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將何以先定之耶此又在吾心先定善惡之原
皆好一問已隱之失足入鄉愿窠臼中矣又問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善不善吾之鄉愿便無立脚處
○不悅非欲抑奔競與他心裡自然不接器之非因材造就他心裡自然樂取俱之之本体自然而然明于庶物人倫之至也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谿谷又使人困頓蹭後已
○總自心体上論泰是日休之心覺此心出入宇宙驕是日肆之心覺宇宙不容吾身而莊濉之自然作色以凌物又泰驕之所形也若云氣象則無小大無衆寡無敢

善者惡之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其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育下非推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小人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正直忠厚 程子曰木訥者

慢然氣象乎。○仁人心也。四者真心未蕩。本質用事。故曰近仁。若加以涵養工夫。則不謂剛毅木訥。即謂之仁矣。
中庸謂忠恕即是道体。而以不遠。爲自此至彼。論語謂剛毅木訥。即是仁体。而以近字爲由此可進乎。不知其解也。
○爲士在涵養德性。三者特徵時出之紗耳。能文之以礼樂。性体養得中和不偏。自然隨境而應。非有心調劑。欲不混所旅之說。可謂士矣。乃已有此意。但指出言之耳。
朋友兄弟。就自身言中。和渾叡露于朋友處。覺嚴切意多。兄弟處。覺愉悅意多。務不自覺。人視之則有此等模樣。故曰如也。
○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非爲即戎計。而礼義既明。人心自奮。不惟可以養之氣

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亦可以壯神氣培植之功用裨益不小也
○桓文之節制非善人之教也不教之民法雖熟而心則離故謂之殃民而不容于堯舜也孝弟忠信所以教也
○有所不為是狷者之守然有不為者貴于能有為故進之以有為見君子身天下之責當大有為以建立于世若有道不能乘時無道不能撥亂平日期待謂何豈不內愧于心真可恥也
○仁人心也心原空洞無物何處着克伐怨欲之名因有是念纔有是名知四者為心累苦苦於心上剝落雖却四者不萌于心終是欠頭腦若提這良知做主四者自然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不在遷二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有頭腦處其心安于

棄之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激之有為◎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着力處即受病處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

礼時〻見本心之天則。非礼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若先有去欲之心。便未免有意。愈做愈難。而仁不知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故一提此良知。而仁至矣。二者糞除之道。豈所以為仁哉

○病全在一懷字。天地間第一種高明脫洒者何人。而有此眷戀之私耶。

○君子只見理當如此。非有意于危。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自肅人小人形之。見為危耳。而非意氣激昂之謂也。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正善。行其危行處。

○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

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仁痛快

聖人之為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與勇只是要修德存仁涵養此心体

○春秋之世列國有窺覬之思以爲天下可以勢力而得不知天下大物羿奡之力皆不能得惟禹稷以躬稼得之其得天下也只自享其粒食之天下耳奈何禹有天下而羿奡之奡乱之國既伏其辜矣稷有天下而窺周之羿奡且勢起也此适之所以概也

三家之世商而積然于千古之興亡其而又以强好雄之氣而挽世俗于德行然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言人品正自不易然子其論已是無容答也南宮适出會夫子之意于無言之表也夫子俟其出而稱之何也猝未置答徐而思之轉覺深

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强而已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時之有權力者而以禹

痛快

神賞

長故反覆嘆之絕無他意。
君子二句一直說下惟君子始尚德惟尚德乃所以為君子。千載之上惟君子立德。千載之下惟君子見德。一言發潛德之光維失德之運夫子之嘆乃以深荅之也。
○此是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有矣夫是想像億度之詞不可着實說如何不仁要說得細。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誨皆其心之自然不可過情之自然所必至處勞屬事誨屬教。
漢疏亦寬說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而父愛子臣忠君特其一耳。
○四子不但各盡所長須想見一時和衷之美處心自勉嫌疑盡化共濟國事所以為難夫子取之豈特以一命之善哉。

此孔子也故孔子不荅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

管東溟云知子借鄭事為當時修詞命者之法。

○三段隨問隨荅之詞原無間合。今人立三事摶捖為制義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聖人評三子各據其心核之言惠而不言所以為惠處言彼而不言所以可彼處言服伯氏而不言所以服處。今人隐〻于此中想見其為人。

彼字當以此字形出此為中國彼為外夷。子西知有彼而不知有此故夫子彼之。似不必稽其行也。

人字如云論人于春秋。仲到是個人有功之意。全不露奪人邑而服人心可以想見其人矣。伯氏有罪管仲奪之當其罪如武侯服廖〻李平也。

行人掌使之官脩飾謂增損之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一字春秋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騈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騈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

○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如此。若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又當別論。無怨與無諂異。幾微不平之氣悉泯。近于貧而樂者。所以為難。

○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并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并棄其能。用其長而置其短。器使之道也。夫子明称公綽之不欲。許其老趙魏。至其短于才處。竟不說出。只云不可為滕薛大夫。隱隱躍躍。令人自會諷。意在言外。即趙魏滕薛。俱假借之詞。不可認實。

○看節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舉四子是個影像。使之自反耳。要玩一若字。謂如

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論理）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含蓄）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若字可想）

四子有一樣俱可文之以礼樂。為成人也。
礼樂是丹頭。知廉勇藝是銅鉄。丹頭既到。
所投皆化。何論是銅是鉄是瓦礫哉。不曰
礼樂以文。曰文之以礼樂。是渾將四子推
入礼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則氣質融
以德性。都是中和。不謂之知廉勇藝矣。故
曰成人。張子韶云。當知礼樂非文具。乃是
其間造化名。二語有味。
今人漫言礼樂之文。而先濟其本心。故未
論純養。先論人心。謂可以從此心為之也。
正思有恒之意。以進子路之養。
見得二句。非是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利
見危。便將義命為主。而徐觀理之可否。二
見字極有力。勘破利害関頭。方能思義授
命也。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生平之言。
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期周孔。志功

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大本達道人性書矣

矣。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理。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於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子養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但就子路所能以進之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

名明伊傳之時務事變事不從心往往退步此便是無骨幹又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非特約信之言而已三者乃毅然成立之人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礼樂者之渾全故曰成人若只是一味不取一味要死一味要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何異夫子何以取之

首節是中行次節是狷

〇文子爲人不可知夫子到底不曾定它然說不是不言不笑不取又不是時言樂笑義取就中想文子亦自可見聖人只在人情上論人泯於無者情之必不可信化其有者情之未必能然要溽摘時言之一字以該三者而名時中也楊貞復曰其然二句人以爲夫子不然之

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或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

〇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

詞。則夫子亦一尖薄吴人矣。豈有此理。不過因貫說到時言樂笑義取搔着自己痒處。不覺言之如此。歡欣踴躍耳。試深思與文手。有何干涉。

○首句是案。下句是斷。以防二字。是春秋書法。正其罪。誅其心也。

○多說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心術皆是不正的。朱子以伐楚一事為提綱。鄭氏以

○按○滌

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春秋）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

召王責楚二事爲證。予謂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召君。不可言也。齊桓之責楚固正。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于葵丘。儼天威于咫尺。皆是然。齊桓內行多不正。晉文內事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取其大。尚論者所當知也。當以尊周爲王。不當指定一二事論。

○管仲請囚。豈是留其身以有爲。只恃叔牙在桓處。可幸無死耳。知牙即知身之不死。特可名智。豈可言仁。夫子始終未許其仁曰。如其仁者。如着似也。近似王者無敵景象也。不論其死不死。而取其功着亦以尊周攘夷得春秋之旨焉耳。子路責仲在不死。夫子若說不該死。則忽之死無名。故不計其當死與否。只舉其功。

亦。春。秋。謀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意◎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子曰桓公九

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即不死于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仲在又相夫子若不說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立功何補。故言其不為匹夫匹婦之諒。而舉其功若曰。其相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誠不可徒死也。然則仲之在當時。眞是可以不死。而其功則莫有過焉者也。

九合諸侯。若正所以一匡天下也。當時夷狄乱華。天下不知有王。仲之責楚。斥其不貢不共。使夷狄不得乱華。所謂一匡天下也。其後晋文再伯。曰繼桓之業。至今天下猶知有周者。皆仲之賜。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也。

匹夫匹婦成一已之小信。不顧天下後世。此借以見仲之大有為。而非以殺召忽也。有忽之義士。始有仲之功臣。蹤伯夷太公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尊王之意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之事二人不妨並行云。或曰適濟天下之謂仁管仲一匡天下乃仁者之功也即夫子用于當世亦大尊周攘夷而已安得以器小掩之又曰什本非假仁者遇假仁之主近就以爲功此器之所以小也予曰心安理得粹然無私之謂仁即仲之不死又相其心未必安也若近就以成功聖人寧無成耳大人落若心之非仲縱其君之欲而奢僭若彼累有仁人之心哉糾合諸侯正伯者之事不以兵車假以王者之名故夫子稱其功曰似仁也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亦欲返東都之轍歸于西周而見文武成康之盛也豈特尊周攘夷已乎仲之器小正其無純心之券仲之立功不過圖詭遇之獲耳若夫子以立功論仁則心術不正有功于世者皆得

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

窃仁人之名何晋文曰譎而不正而晋之
諸君子奕戴宗周若数世而竟置邪道也
○首節書法約而尽一公字大可味人臣
心私則暗昧而不文心公則何等光明夫
子正從其心之公信其文也若曰無論德
人議謚之義何如即此一事即可以為文
采取其然心為国有無窮経綸非順理成
章錫民爵位与黼黻治道之説也
○人之有閑乎国如此所謂貧家勤掃地
醜婦浄梳頭也遮得一半
夫子対康子説然有深意
○不怍之心便是不為之心雖即在不怍
時耳

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文[illegible]理而成善々之長
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子言衛靈公之無道
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喪失位也孔子曰仲
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圣八至公之心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
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
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子曰其言
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大言不慚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

○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而為義之所激。安可無此議論乎。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沒于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大夫。提揭于天下。使百世而下。知陳恒為漏網之大逆。三家為未發之陳恒。當麟經絶筆之後。復續出一部春秋。其功顧不偉歟。哀公使夫子告。乃警動三子之意。若曰三子卽不行而討之。一字已刺入其心。告老之大夫尚為此舉。強臣能無惧乎。夫子深知君意。故一則曰以吾云云。再則曰以吾云云。分明謂我乃從大夫後者。承君之命。不敢少慮而居益着宜何如也。大義凜然矣

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一部春秋)(口)◎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深情)而使我告之耶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趨君市直。勢所必至。即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無一言不与本心相應。方是勿欺而犯

不求君之信吾言。只求我之自信此心。而字甚活。精誠所至。自可格君。有時不格。斯犯而争之。亦誠心之不得已也

○為善如登。為悪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已之勢。是之謂違。

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謂犯顔諫争○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

達者通暢之義。沉溺于欲。然於達字不貼。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見性。故達于道。故可大受而不圍于器。小人識相。故達于器。故小道可觀。而不可大受。惟上達斯為君子。惟下達斯為小人。

○當看一者字。言同此一个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人談心性。今人亦談心性。古人説經濟。今人亦説經濟。只緣一點念頭少異。如三年學而志于穀。便是為人。靜坐一室之中。精馳千里之外矣。

○夫子問何為。使者乃不説其所為。直指其用心處以對。聖賢心學。一語道盡。將如不及之精神畫出。是之謂知言。是之謂專對。人心之過。若自以為能寡。決不能寡。伯玉用功常實。用心常虛。故皇皇不自安。而若未能也。

勿撤而發紀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

夫子學易可以無大過此欲寡意曰不善不能改是吾憂此欲寡未能意

○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慶墮体黜聰是也謂之断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来者也謂之常見唯君子非断非常々淨而泊然栖乎性之宅也

止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之也非禁不止而徐上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止矣

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

○耻與過俱自以上說玩一而字一直說下看耻字方得力以耻心激為過之行雖過猶未能穰言之耻也

子曰使乎使乎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使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何思何慮）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能用其仕）

○君子便是仁者知者勇者俱以心言我無能是实話聖至夫子其自視與匹夫匹婦無二体若見以為能便非聖人矣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皆天之道聖無能而不憂不惑不惧皆聖之道聖與天合故于有處皆化于無聖與天忘故于無處不能言其有子貢即根我無能句悟天道之不可聞而云夫子真是自己道出自己的形象

○夫我不暇是实話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那得暇時見賢思齊見不賢内省又何暇方人今把自己影出子貢意思令人話後人老大沒趣

○人之知我在能我之能在自知能立能可知能知人自有人知又何患名與位也

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言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

○不逆三句一句讀下須平日養到心体精瑩處方能先覺然是教人致良知非以是存心而欲覺人詐不信也有心求覺即億逆無心逆億可以養覺如鑑之懸影過必照所以覺若常在應先是賢乎乃嘉其心体之妙非表其用明之善也中庸之誠明南華之虛室生白圓覺之不以知知以不知知俱是此意

○全是明自己心事並不纏着微生身上固者執而不化知無可無不可之非固則知固矣

聖人以萬物為一体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生物為心故疾固佞則枉道故曰非敢固則忘世故曰疾

○聖人寓言于驥不得直說正意言外然有責相馬相士之意

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不周流便是○固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體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

稱字不可泥驥未嘗無力可以爲變不在此耳○以直報怨者怨當報則報之如君父之仇不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不當報則不報而已出乎公之公詩乎理之正斷謂之直也解狐之荐祁伯惟其才也孚吉奚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起馬謖惟其罪也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各有所當而已若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將何以報之耶○莫知之嘆蓋嘆學也子貢疑夫子于情識便是執下遺上又疑夫子何述便是即上遺下是不能聞性道于文章之內而一以貫之也故夫子醒之正謂此上達之天無人能于下學中會悟其妙不怨二句從来作閑話夫子說已之學脉

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

自天人說起豈無深意學以合天何嘗怨天學以盡人何嘗尤人不怨不尤正是聖學盡道于天人之間天人有上下而天人之理無上下人事既盡天載可通所体驗在此所洞徹亦在此下學上達無而層工天處〻是學處〻是達即處〻是天〻之無碍于天即是天之無碍于我天知全在自知上自知全在上達內上達全在下學內下學全在無怨尤內此潛修之事無與于人而人不知非平常之事無異于人而人不知也安得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且聖人只是自修非有計較天人之間若說及己自修反己處便有計較乎若說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原不求人知只是點化子貢見即人即天為下學之妙非謂己与天為一而以知希自

莫我知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夫子受用一生在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貴也。聖人自道為己之學如此。究竟下學上達真境實際處。至今誰人知得。當時人只知其為至聖而已。子路之慍見。子貢之何述。子夏之願息。皆求之非不悅。可以為知乎。故曰人不知而不慍。

○景伯直有借尚方劍。斬佞人頭手段。伯之力行。刃譖人之頭。伯之力即不行。亦刃譖人之心。夫子不曾其力之能否。只以命字斷之。意若曰達人安命。壯士除奸。各成其是而已。

○賢者貫至末。皆是不忍忘世。欲行道不肯多辟。故不得已而辟耳。辟世者。觀世者也。地有治亂。色有盛衰。言有行止。皆世上變態也。覺變而心若異。心變而為道則同。夫子轍環不遇。自計其周流之意如此。

○作乃見幾而作。隱然天地閉。賢人隱之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公伯寮魯人。子服景伯魯大夫。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其次辟言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感慨也七字當活看猶云十分中去七分也

○知其不可而不為晨門荷蕢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也此聖人造化在手處不意被彼一語拈出

不知春秋不可為文武是無天也知春秋不可為文武而不為是無人也不知其不可而漫為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為是不仁也聖人即天即人即仁即智也

○當時荷蕢世狂之早亦非無心于世者但其分量未到無治亂世伝故決意長往不反耳驟聞磬声不覺動情故嘆曰有心乱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嘆即夫子心也既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係有知荷蕢處未之難亦果哉轉語作一句讀便無味

擊磬與陳蔡之弦歌一例皆聖人自鳴其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盖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

豫非不得已而寓其無聊也。但憂世之心亦自寓焉。所謂誠中形外。天子不自知也。有心哉鄙哉。乃一意相因。初知擊磬之中有心。旣而即其有心處以爲鄙爲硜。是不知聖人所以爲心也。故、、于以爲果也。晨門一聞孔氏。便知其不可爲而爲。丈人孰爲夫子一語。亦自渾然。竟夕未有詖詞。則荷蕢之果。其品不得与丈人晨門班矣。

○嗣君委君道以仲子道。百官尽臣道以成相道。然周公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不得不變。故康王葬畢即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亦世道江河不可返也。但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當于二十七日之後。以衰服居外朝。以縞衣居內殿。庶幾諒陰遺意也。

○精神全在一好字。誠心感化。君民一体

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明自己心事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下◎一◎体 謝氏曰禮

如身使臂。了使指故曰易使。卄者約束之謂。非役使也。齊之以礼有恥且格。何難之有。〇只一个修己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緣其再問。故拈出之。乃全功。非效驗也。宇宙不在己外。天地萬物。只以己之精神管攝。敬者己之真精神也。以字最可玩。謂即以修己者安之耳。君子不能外百姓以修己。外百姓修己者。老莊之玄寂荒寧而非敬。君子不能外己以安人。外己以安人者。管商之功利馳騖而非敬也。安百姓不只滿一己之敬者。非滿世雖滿心雖耳。堯舜以人之立達。皆在己欲立達心上。己之欲雖滿。故以博濟為病。堯舜以百姓之安皆安于心之敬上。己之敬雖滿故以安百姓為病。堯舜之猶病。正堯舜之欲立欲達脩己以敬處也。

達而分定故民易使最喫緊。

〇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〇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

○夫子問礼于老子。原壤蓋竊老氏之訓而褻之者也。自賊也，亦賊世也。夫子從幼時說起，誅賊之原也。叩脛者，彼以形骸為委蛻，叩之使覺。見形色戴天性，維礼之意深矣。

夫子敢驚，是發汗之藥。叩脛是鍼痛之藥。

○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洒掃應对，正小學之事。夫子使之事長習礼，所以培養其德性，抑其虛憍之客氣，令其潛消也。

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不悌)，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聖人)為賊。以杖叩其脛。(叩原壤)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旣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不独)居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四書代言論語八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六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黎弥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礼而無勇。靈公之待孔子。殆亦至矣。然所以知孔子者。猶黎弥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夫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可也。

世徒見夫子會夾谷。却萊兵。文事武備。無所不可。遂謂吾儒之學。即折衝于樽俎。不知俎豆軍旅。畢竟是兩件。聖人非表已之學未學。正謂軍旅非所以為訓。而礼讓乃所以為國也。

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見南子。往公山佛肸之意。未免動氣。便是于性命中。見得未

論語卷之八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朱熹集註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

分曉故夫子曉之見君子所可自必者素有主張不為窮通所搖奪耳一為所搖奪即溢于本分外為濫也不是放逸為非子路縕袍不恥豈至于濫夫子是慨世情不是微子路

○多學而識是子貢實在學問其實多學是一貫的工夫一貫是多學的源頭若只嘗去多識便是無頭緒工夫子貢久而將反于一故一聞夫子點化他已有悟机故夫子因而決之曰非也須要知得這一貫若不知縱多學終無頭腦就是心齋坐忘終爲苦空蓋直指性体以決其机也

夫子好古敏求其多學而識處皆其一貫處蓋聖學空明之中無所不有却不覺所有知天何嘗外得法象但不為法象碍耳子貢只知求法象而空明之体夫子慮其

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彫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

有碍故夫子以學識啟之而曰然曰非。点碍而衆脫之境。故直以一貫破之。令其拂拭空明之体。自然學識多而不碍也。

○心之真知處爲德。心之自得處爲知。非心去知那德也。知不從見識。須從契悟。契悟而見識未忘。雖以語知：字工夫極細。夫子藥子路多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聞六言。俱是令其細心体認上做工夫。

○恭己正南面者。乃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于上。而不動声色之象。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殷修而百姓安。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若之。無爲丧其兩肘。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咨儆于袗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爲。雖封山濬川。築山奉禮。而不可謂之爲也。

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

○首節是論其理 次節是熟後境界 下手工夫全在厘處 令其自悟 夫然後三字 宜玩 見未至此 便不可行 此正教他下工夫處 工夫熟後 滚滚不離 常在目前也 若說把忠信篤敬 眼眼觀着 與司馬光常念一中何異

忠信篤敬 可以心言 不可以理言 而見字乃自見其心也 須知不動而敬 不言而信 工夫全在反觀內省 常覺惺惺 不昧 精神貼察 皆是見也 純是忠信篤敬的氣色 若只忠信篤敬 因言行而始存 此心則又是務外求行之心矣 豈是忠信篤敬也

書紳是病 張子韶云 表裏分明 都見了 區區何事又書紳

○二子仕衛 皆無道之世 皆撥亂之臣 夫子原在無道上立論 無道如矢而有道之

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 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言與我相參也 衡軛也 言其於忠信篤敬 念念不忘 隨其所在 常若有見 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 然後一言一行 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 書之 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 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 言忠信 行篤敬 立則見其參於前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即此是學 質美者明得盡 查滓便渾化 却與天地同體 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 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 直哉史魚 邦有道如矢 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 魚衛大夫 名

如矢可知故曰直伯玉周旋四朝未嘗卷懷故曰可卷而懷見非能進不能退者而有道之仕必能自表見也故曰君子取史魚之氣節嘉其不奪之志也若伯玉真是聖賢憂世之心依違四君之側欲变衛之無道而竟不能行其志惟夫子深諒其不忍卷懷之心而決其有名世之業也然夫子周流列國志在東周較之伯玉局量更大所以為聖人君子之別
○失人失言皆由智不足也智者識見精權衡審人之可否一見便知故其用言之妙皆乘机而投各得其當根源都在窮理來二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如良醫用針針〻入竅
○志立得定而又涵養得到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只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

輶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可字）而懷之（有味）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衡鑑自然之妙）

○子曰志士仁人（只是一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有字語）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

身心非取必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則非快即諒俱成不得仁也玩一無字乃有字正自

士之立志爲仁上論非論有此兩樣人也

○爲仁由己而以友輔仁自少不得夫子止言利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是從子貢識仁体後除却自身上事數之隨地廣收以充仁之量耳大夫之仁護于事業故曰賢士只言其本色故曰仁事之友之是以心事之友之也彼之賢仁皆心德散見各寄之精吾以心思齊之陶鎔之收其各寄者萃合于吾心所以爲仁也

○學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即夫子得邦家只將見成物事拈出來行惟孔顏之德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俱是眼前事若與他人言便只是俗套矣學到顏子

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萬世之典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

孰為治道孰為治法。人生于寅時之正序從春始令之善行者審天時以定人事凡政事所出俱協盈虛消息之義也朴素渾堅等威已辨乘者同天下之軌示天下以朴凡制度所尚俱浔崇質式圖之思也元服之尊文浔其中服者端冕疑旒想見文武周公之度而追其郁郁之雅也樂則雖言矣惟舜之功德始可以作韶功德不如舜即日奏韶無益也夫子真見浔顏子可以為舜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此便是能為舜處克復之精在微之辨也善勞之底問察之誠也故可以舜鑄回斯可以治合韶玩一則字為妙淫是淫哇不正殆是立心危殆聽之而遙乱人心用之而危殆国家尚在下一層顏子之學只是克已復礼此純王之心也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

以純王之心為純王之治。鄭声佞人。豈得雜之。而必放之遠之者。所以清其非礼勿聽勿動之原也。此亦克己中一大目也。夫子曰悪鄭声之乱雅樂也。悪利口之覆邦家者。悪之而必放且遠也。真千古治道之炯戒也。

〇人心一息自懈。則禍机即乘精神不到處而入。武王不忘遠。所謂遠慮也。不以可憂為慮則憂即在無慮之中。非近而何

〇聖人原無絶望于天下。曰未見者。皆思見之意。曰已矣者。皆無已之思。

〇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黜罪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依註不称有愧於心為是。若賢為國。始称其位。而自反

絡之人殆危也〇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〇**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儆〇醒〇之〇極

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矣乎歎其終

不愧文仲視國家之位爲己之私物明知惠之賢而掩其卻薦之功擯其正祀之議仰于士師終于三黜其不称甚矣豈不内愧于心故曰竊也

○學問只有内省法無諸衆法只躬自厚便了薄責于人即在躬自厚内盖人之怨我必我有不足于人處即我心不能與人相通處故必至于寡怨始見自修之至耳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則善啟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語曰千周萬徧兮爛絲〻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靈光忽自悟噫非困横之極烏知其味哉

○羣居正講德謀道之會終日又非暫也彖與慧正相反義者持身之準天下古今

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擧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共由之道行小慧即行其所言者任其小智遠于大義而机心机事無所不至矣雖字只作論語更妙自心上見其難也○學至君子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潄或湍或流或止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礼孫信自人觀之若有四者之名君子不知也末句是贊詞夫子描寫君子小像總是一个道理自胸中流出分而為四合而為一涵養可謂極純粹矣故曰君子哉精神全在兩君子字人生而貞原是本質必殘缺此義肢体雖具非其質矣君子據本質以自立而推行處有節文曰礼特出處自和順曰孫成就處極真實曰信四者同出異名析之時措不窮君子之條理以備合之渾成無間君子之体段以完總是心体之妙所以為君

好行小慧難矣哉○論○語○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本立道生○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成實乃君子之道也○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心○學○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聲聞過情可恥○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終○身○此○求○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故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也。
○宇宙必有我。方成宇宙。我必有於宇宙。方成我。故我不容泯沒于世。若無有我也。古人原不以名。實分作二事。后世棄實務名。遂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求諸已。只是念念求已。不涉感應。止非行有不得反求諸已之求也。
○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君子之矜。自然無爭。羣自然無黨。不如是。不可為君子。非矜羣分屬互交之說也。
○君子虛心。受天下之言。乃天地之心也。專在聽言一邊說。
○終身之行。不外人已施受之交。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痌瘝疾痛相關。藩籬盡撤矣。平欲惡之衡。通順逆之故。絜矩可以平天下。豈不終身可行。

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

（旁注：熱心之爭　至公之心　有味）

○誰字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猶言毀譽得那一个也。正与下節相應。有試，謂已有徵驗，非卜其將來也。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者，行乎民也。所以二字有深意。言三代之主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不古，而以毀譽之私行之哉。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而欲易無道之思，隱然見于言外。若謂今此之民，依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之闕文，而衆好必察哉。直道在人心，千古不泯。禹湯文武維持人心于不墜，方成个世界。孔子作春秋，正是以直道綰人心，而明三王之迹于無窮也。以直道附盛王，即窃比老彭之意。○重悼時之益偷，意要于猶及矣夫四字虛活体認，慨歎之思為妙。

人之無知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人心公私之介。即世道升降之机。以公論聽天下。以公心利天下。此古道僅存也。今亡則私見自恃。私意自封矣。○此為聽言用謀者儆。為巧言所亂。只是知德不深。為小不忍所乱。只是識見不徹。一是無知言工夫。一是無養氣工夫。○可疑正在一衆字。衆為好惡。似為可憑。然好惡至于合衆。不是大好人。便是大奸人。所以不可不察。要看二必字。察是因言以究行。緣迹以考心。非察用好用惡之衆也。○人心即道体。人能弘道。以道不遠人耳。只重人能二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聖人君子之大。亦于道也。是人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道之得名。亦人之能道。真着力不得。

亡已夫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方勿過時。不謂之過者。爲有改之一塗在也。

○思不如學。夫子対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徒學。亦自有病。學之巧而入微。即是思。思之精而不易。即是學。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故致知必在格物。盡性必在窮理。

○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特從謀道說到耕也二句。見得吳皆不係于謀。正見食之不當謀也。謀是憂的工夫。憂是謀的本意。

○此是古人精一无尽之系。知字最重。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灵明不息。便是仁守。莊礼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充実光輝。處譬如一室。身心都到此方是知及。仁守是常住在此。即此小疵漏處。都

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

照曾得完全只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乃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數個之字當作何解。時說為道為理為至善所止。俱於莊涖欠通。又於後二之字指民。則一字兩解矣。君子只是完此心體。知及之。即及所守之處。而心体已覺悟到內外動靜關頭矣。仁能守之。即守知所及處以流貫于內外動靜間也。外之所涖。即內之所肅。動之所協。即靜之所住。是就治民時言心体也。守得嚴肅。斯為莊。守得圓通斯為礼。皆仁中流露之妙也。不莊是心体不嚴密。無以作人之敬也。无礼是心体无條理。未底于純全也。動涖屬一时。礼即莊內之節文。不可分作体用。而云作用之未盡也。

○詞雖平。重君子一邊。大受小知。俱以事

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犹言不易測識**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

業言重大受為是不可小知謂不能不足以為短。能之亦不足為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

○仁人心也。無物可與較緩急。故水火至切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即論利害。仁又有利無害也。此聖人提醒世人語。水火能生人。而蹈之死者何也。與我二也仁存則心存。雖身死而心生。與我一也。

○不讓句。只是形容一當字。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未聞顏曾以當仁遜夫子也。

○貞者。允執厥中。諒則執中無權。貞者不必信果。唯義所在。諒則必信必果。貞者即經即權。可常可變。諒則經權俱泥。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所差只在毫厘。只是任理任事。無我有我之別。

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若絶念不存于胸中當直爲朝廷幹事精白承休鞠躬盡瘁方是純臣方是能敬一有身家之念便非敬矣

○教爲類而設猶醫爲病設也教者變不而復于一也一則無類矣有無二字相爲呼應束脩章潔己章參看

○不同謂道術不同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夫子憂文勝之意易曰修詞立誠書曰詞尚体要立誠尚体要是之謂達塞者通之隱者著之未達不可無詞既達無復贅一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夫子詔師冕與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虐無告同此心也所以爲萬世耳目聖人一言一動皆天理流行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亦不自知是道因子張指出道字

後與後養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爲道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知此 子曰然固相

故指以爲道知此則知聖凡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無一毛頭非道矣。聖人說一個字抹殺子張多少奇特之想。見此道愚夫愚婦皆可與能而豈有心于其間也。子張求道于言。夫子以相論道謂相者所以補造化生人之不及也。乃裁成輔相之道偶于一冕觸之。不特與言之爲道也。

○季氏伐顓臾只是一个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使無魯無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蕭墻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深惡冉求。儆惕季氏維魯之情。亟切何如顓臾屬于魯國。因魯君衰弱。而季氏強橫。

師之道也。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非其所主是以無所歸命而不服也然論
名分之初定。乃臣屬于社稷。故曰社稷之
臣。三句不可分三項。是疊疊說來重重社
稷句。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也。
曰在邦域之中。又云遠人何也。地勢相偏。
則曰邦域之中。各為一國。敵又曰遠人也。

夫子欲之。是一篇大主意。

陳力兼官守言責屬正君說。扶顛持危。即
是陳力處。不必云猶瞽之有相也。

臣也何以伐為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

冉求既說列便有典守之責乃不能陳力而任其肆行。過將誰諉乎。然夫子責其過。求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出柙毀櫝。冉有并季氏之欲。亦為之掩飾矣。故夫子又深責之。君子疾十三字一句讀。宜活看。與是故惡夫佞者般口氣。見駕詞以文貪。乃貪之尤。而役之甚也。

國家之禍。莫大于傾。然不生于貧寡。而生于不安。其原起于不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着一和字最妙。

公室分崩。正是不均。因分崩中又雜於遂

相贊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非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有蕭墻之憂是不均不和不安以至傾也
國家名分均勻。則各享其祿。故無貧。臣主
恩誼孚洽。則各率其屬。故無寡。上下猜忌
兩忘。則不相讒害。故無傾。〻字正影蕭墻
之憂意。
夫如是者。如是其安分無欲也。安分無欲。
將無憂異于國中。況遠人乎。故遠人不服。
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然季氏不歸柄魯
國。如何得均和安。如何叫做修文德。須季
不獨魯〻有全國之富。全國之民。總不貧
寡。總均和而安。顓臾自然歸命公家。就使
不服。以魯之文告招徠之。安得不來。夫子
正是責二子相季氏。不能使其張公室。致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不能挽其僭竊。致
魯邦分崩離析。而內變將作也。非是欲
季氏自來遠人也。此二子所以謂之具臣也。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季氏思干戈之下外有所得不知離析之
中將內有所發蕭墻乃家臣肅立之所正
指離析之甚変起家臣言也推其原則在
季氏先分崩其邦而患寡患貧欲心所致
也厥後公山之畔禍起家臣夫子之言驗
矣夫子抑季氏亦所以救私家其旨微矣
○此因天下無道當時大夫執政如魯三
家晉六卿齐陳氏之類皆發其君而窃
天子礼樂征伐之權故欲以公議維之正
表已作春秋維天下之意也始之以有道
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若曰天
下有道我庶人也何為冒知罪之嫌而輕
議天子之事乎
天子諸侯大夫皆有陪民之責故曰出陪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庶○子○孫○
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句○聖○人○如○神 干楯戈戟蕭墻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甚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洪氏曰
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
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
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
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
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

臣妄操政柄。故曰執。陪臣之執。正天之假手以禮大夫之覓者也。宜以天子作案。垂意在大夫之專政。諸侯陪臣特遞言其勢如此。故緊接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諸侯大夫陪臣之干政。私干之也。庶人之議政。公議之也。公議明則天子之權。柄可寄以不墜。是臣子有私竊。故庶人有公論。春秋之書。夫子倡萬世之公。以救一時之私者也。

○祿指貢賦。政指礼樂征伐。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今已歷四世。則子孫爲五世矣。故夫二字不可泥。不知夫子此語。發于何年。不論已然未然。只以理數之必至斷之爲是。陽貨之囚。公山之畔。皆自取也。

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二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

○友字作交友看。只關乎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而人之趨益而遠損，自在其中。尹註極妙當玩。

直諒三句不與下三句作對下章同

○益者從心生情，還從情上養心；損者從心恣情，即從情上累心。

辨制度声容之節何益于己。人心体上原有一種中正不容分毫頗僻處是礼，原有一種太和不容分毫乖忤處是樂。之者心一于正反，而必中其自然之節也。不以礼節之亦不可行，是礼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以心所自生之節還以

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指點分兩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

節其心之動。非以心去樂礼樂。必非以礼樂來悅心也。

⊙愆字從心。人之語嘿。皆從心生。平日無治心養性之功。臨事無審時識几之智。故不免于愆。以時然後言說上三句。若見顔色者。謂吾之言。与受言者之色相當。其剛柔抑揚。有預先打点不淂者。于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斉王変色便曰王問臣〻不敢不以正対。此是見色而言之妙之一節也。

⊙夫子教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変。只是制欲。不必添出以理二字。戒色防淫。戒鬪懲忿。戒淂黙貪。時〻提醒此心。不隨血氣轉移。要知三戒只是一戒。

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下時捡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三事說淂○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

○君子戒愼恐懼無時不畏无事不畏但人于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若見有三耳其実三畏総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万事也

君子知天命故畏天命所云識法者懼也最妙從小人處点出知字聖人之婆心如此

大人非尊貴者乃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聖言自大人之言但自人論之則曰大人自言論之則曰聖人之言也赤子之心即是天命之性着而爲言則皆天命所闡發矣

○人心莫不有知天之降才不殊也生知者有生以来无少陷溺良知具存不待學

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元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

而知也。所以為上。其次皆要學。ミ則皆可以至于知。惟困而不學。斯為人品最下。苟知學豈為下哉。玩斯為二字正言良知之同。尽人皆可与生知同帰也。生知非生而神灵顈異。謂合下能保所生之良知。不為欲所蔽也。學是心体上磨錬袪欲以復生来之良知。非聞見之學也。○此指人以知之路也。教他零碎思去。自有一个囫圇知道出来。思之体不可言一。而况于九。若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体自若也。况于九乎。九者就天下与我相交触。而我与天下相應用。不過此九件。故思亦若与之為九耳。総之一心。只此心常在天理上惺惺。自有不思而得之妙。耳目皆以虚為体。要養其心之虚。以通竅于耳目。全在未聽来視先着脚。

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提醒良◎知）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有合分明）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耳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擧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天之生人要使有用于世非使自潔其身而已。夫子俯仰古今权衡人物。慨潔身之不難而扶世者不多見也。蓋有感于沮溺荷蕢之流而發也。

二見字。乃心見之也。如者求副所見也。善不指人言。吾心本来之体也。此一念阪含之良。千古危微之脉。人心所易激發。叔世不容泯沒者。亦志道中一段真切工夫也。

故曰見其人。不必入好惡二字。

志道總是一件。當隱居時。只可謂之志。當行義時。則謂之道耳。若人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于其間也。若窮居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揣揭。便不是求志達道。志者志于道也。達者達所志之道也。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

○千駟窮千古貧漢富春秋一番話頭。叫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隱居以求其志(成己)行義以達其道(成物)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醒灑世。夷齊果以辞當得名。則陳仲子足千古矣。景公果以千駟無称。爲諸侯者。尽逃國乎。須看所以無得而称。到今称之之處。兩人大約在得國上論。景公奪其兄之狱。而因以得立。夷齊可以得國而不得。此義利之介。千載人心公私之路也。牛山之濱。死猶忘國。孰與西山待斃者。千古猶生哉。

○有意遠其子。便不能無意異其子矣。遠與異皆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常人疑道有異。聖人視六經之流行天壤者。無所容其異。常人以子可私。聖人視一貫之統傳人世者。不虛爲其子。退而學詩礼者。見得他承當得父之訓也。言立自心上說。情性正則心氣和平。德性堅。則心不搖。便是能言能立。

馬也首陽山名其斯之謂與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陳亢退

○春秋以妾母為夫人者多矣甚有以妾為夫人者記此所以正其名責其實謹化原而端王政也首句極重君称之者告乎宗廟傳于朝野明其扶陽教之義而不可以寵幸易也而个君夫人正以君原称之曰夫人也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可矣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古文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

四書代言論語九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夜父　校
侄兄　江宗岷　季梁父　閱

時者。適值其時。乃時中之聖。本來面目也。先儒謂孔子若是瞰亡。不得貌似陽虎矣。又曰。當時若是曹窺瞰。不解途中須避之。真是快論。何孟子乃曰孔子亦瞰其亡。不明只說得孟子自家話。原非論說孔子。故曰。不以辭害意。

貨之問。都着夫子身上。夫子之答。卻不認在自己身上。曰諾。曰吾將仕矣。亦閑閑話。

非根懷宝失時來。

陽貨無數糾關。到夫子身上。一些用不着。

上二句。只泛論日月逝。後說到孔子身上。故着孔子字。此記者之妙也。

論語卷之九　宋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陽貨季氏家臣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韡槐仙房

○夫子曰性相近。孟子之論性善。正本于此。不是在氣質上說。只為誤認氣質二字。故於聖人論性之旨。千差萬錯。而為性命之累多矣。性只是一個。天命之外。別無性也。惟其出于天命。故其初皆相近。即指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為言也。但習能移性。智長遂相遠。善者雖造到堯舜。于本性無一毫加益。惡者則日趨。而日遠于善耳。天地之性。只是良知良能。人皆有之。但附麗在氣質上。知微有淺深。能微有通滯。故曰近。近者。正見其善之同也。習則任其氣質。以移天地之性。孟子所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此發明氣質之說。氣質只是人身之運用。而安可謂之性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而往拜者禮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

也與生之謂性何殊哉自有氣質之說而
人之爲惡者藉口于性益以甚甚不肖之
習則知下愚者乃自趨于下性原無下也
性既無下則亦無上俱是近的那得智愚
智習而上愚習而下是習之極而疑于性
矣不知習之遠雖至于極而性之近者自
在也夫子恐人執上下已成之跡認習爲
性而疑性之有善不善歟又周匝言之見
天下無不可移之習下愚不肯上移所以
爲下愚也數之之詞也

○莞爾之中夫子含有微意舉國不興禮
樂而獨用于武城何異一葦之障狂流故
戲謂若不必用者然此傷時之意真喜慨
交集寓有無窮之思認此題着一正語不
得牛刀之喻對子游面前只云此小物耳

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未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絃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絃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焉能展得此大用也猶不堪展驥之之意
學道二句宜就其所聞作自己語併得追
味語氣為妙游非徒述聖言已將聖言一
一体味過來道者天理之當然礼樂道中
之目絃歌又礼樂中一節
夫子恨唐虞三代之道止在一邑故戲其
治之小欲唐虞三代之道明于天下後世
故揭其言之是
○夫子素切東周之慨無日不思用行一
聞召若吾道有興机不覺觸發本懷故欲
然欲往乃情之所寄耳即子路不言亦知
其决不往也若云借叛臣以施轉移妙用
則與主癰疽侍人何異
程子曰夫子作春秋始于平王定王風于

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書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子路不說曰末

黍離。録西帰于鄁風。宋美人于諂ち。蓋未嘗一日忘西周也。子曰吾其為東周乎。言如有用我者。必反文武成康之舊。而後已。肯為東周之微弱偏安乎。開口時。真是宛然在目。而下手處。実非庸衆所能意度也。

○觀子張問行問達論交。蓋以天地萬物一体為學問者也。患不在枯守一心。正患不以本体実勘之宇宙。故夫子告以能行五者于天下。五者須是平日有一段篤実工夫。方能発皆中節。有感必應。故又説下五句。見未至于此。不可謂能行也。総是鞭子張以近裏之功。

夫子論仁。俱在運用于天下上説。人決不能離天下。而自為心。故心必在與天下運用處乃見。是合天下以存心。而成仁也。恭寛信敏恵。要自與天下相運用時説。能

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聖賢眼界不同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為仁必從到這等田地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恵是実落下手處恭則不侮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恵則足以使人行見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

行正在此處內有五夫參運用于天下見其莊敬處為恭弘裕處為寬誠切處為信勤勵處為敏慈祥處為惠其實只是一心同出異名隨心之行而見有五者也恭則五句非言天下之應謂天下通于此心必如是方為以之能行無隔而不違也不侮者乃吾以不侮于天下也餘倣此

夫子欲往與徙公山同但子路先是疑公山不能用故示以吾身能為可用于路此是疑佛肸浼夫子故示以吾身不能受浼正以天生聖賢將使用于世豈可置身無用之地哉

其可以自識磨涅處全自其心之神明变化來聖人直是自信得過

不為匏瓜見可為輒為如不可則操縱之權在我自有妙用于其間也非特言吾當

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發如此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正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吾豈匏瓜

為也用而已。玩語意想見夫子乘机遺會便有焉人更所不能焉。不入更所不敢爲處。

○不曰六德而曰六言。極好。未學之前。不過虛氣這六个話頭。未嘗有諸己也。所以有蔽。是実受其病。虛負其名。故曰六言也。若學則求明其理。心体洞徹六言皆從心上所明而還。斯謂之德而又何蔽。

好學是心体爲主。以觀六者之变。徒好是六者爲主。而以吾心從之。漢儒云學者心之白日。知學哉。

六者皆根于心体。心体光明洞達。全由窮養得来。不好學則于源頭上不曾理會得。却于事爲一節用事。故有一好。即有一蔽。一好學便認得六言真。即是明理。非仁智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是君子之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

信直勇剛外又有理也。

○學字重。全是要他于諷詠之中。深加体會工夫。下文正著。其學詩之益。非謂詩中有多許好處也。

上六句垂重事父二句。蓋興觀羣怨。皆所以資事君父之用也。故四者俱曰可以。而此曰邇之遠之。是孝弟爲人之本也。

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讀詩者。有所感發。隨所玩習。皆有所得。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襲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二詩豈父子兄弟之章乎。有觸而能自得之。三百中俱可興觀羣怨。俱可資以事君父也。豈必讀陟岵而後思孝。讀四牡而後思忠也哉。可也。忠孝之心。人所自具也

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善誘）學夫詩。（小子。弟子也。）詩可以興。（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子謂

○二南皆被化后所作。此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欲伯魚為之于歌詠中。想見文王精神。而以己之精神。實〻体驗。則王化之源。涵于此衷徑寸之地。有沛然四達之氣。是心体乃萬化之原。不可不尽其所以為也。中和可以弘位育。人心原有二南故也。不為則私情障蔽。白晝若昏夜矣。○礼樂指和敬二字。然說出便索然無味了。○玩四云字。二乎哉字。口氣極虛活。咏嘆羞矣。使人躍躍自得。真有無窮之妙。

⊖彝不齋者多倭吝。更不潔者多倨傲。試捫之此心何如。只重說內荏。而以色屬末。裝點他畏人光景。所謂衣冠之盜也。

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為字有回味）（今人然為名）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無方意味）○○○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

世之所為小人者必具小人之才者也此大盜也。惟此一流人。既無其才。而好作賤昧。其實無時不慌。無人不畏。即譬之于盜。亦穿窬者耳。鄙之之甚也。

○同流合污。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又要媚君子。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全無滲漏。所以為德之賊。

周注云。所至之鄉。輙原其人情。而委曲以待之。故曰鄉原。德自己亦所得言。己無真得。而竊德之似以欺世也。

○道塗不可泥。只是浪漫之意。聞言而不經心体會。入耳出口。無實得于身。以齒蕃滅裂之徒。安能潛心入道。故曰德之棄。

○識陋趨污。若非大奸大惡也。人多鄙而忽之。而亦未必不与事君。孰知患得患失。而充其心。至于無所不至。則始之所謂鄙

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内荏。◎（手質虚皮）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痛快之甚）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只不經心）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只要）

夫者真天下之大奸大恶也。無所不至。已極于不可形容矣今人以形容形容之反淺。

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鄙夫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权。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李懷光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于患失。其禍乃至于喪邦。可為此章註疏。

〇亡字不必作无字。或字圣人不绝望人之意。即氣習以驗風俗。亦是思狂狷意。

狂矜愚是疾。肆廉直是本症。蕩忿戾詐則又变為别候。不可救藥矣。

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邪正殊途。人心易為邪眩。故正有不勝邪。特鄭。若曰似能乱真。則紫何嘗似朱。鄭何嘗似雅。只為人心從欲。邪之害正。流禍无窮。乃世道之喪也。曰奪曰乱。曰覆三字一例。並无似是混襍之義。重重末句亦得。

○子欲无言。原只為子貢說法。若遂以無言為了義。又落边見了。

子曰。吾無行不与二三子者即天不言而时行物生之意也。若能知无行不与之意。則知。夫子。之默識處。即其誨人。不倦處。又何處具無述。求言述者。多學而識之心也。只説天道隱隱影个不言而述之妙。方為妙解。若盡力發揮。又是饒舌。与本意相戾子貢言滯于行。故夫子借已下他一鉆因

任者志頴大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悦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其體究不可身內尋求故只得說出本意云云只是勉他行耳今人都看錯便把點化子貢本懷埋沒千有餘年四時行百物生夫子正尚无言之意下斈上達而知我其天乃人莫能知欲索之于言也不知上達必由[illegible]得合下學工夫而求人言以証上達夫子說出一段上達妙處令其不事言詮只用下學自然上達天道而見時行物生光景則人人有知我之天夫子又何嘆莫我知之人哉

○不屑教誨亦見孺悲还有可教之地未句正見書旨下落

○人之所稟不能無厚薄观子夏子張終喪鼓琴有成声不成声之異餘可推矣先

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

王酌人情之中。制三年之礼。使厚者不得任情以毀性。薄者不得忘情以廢法。非以子心三年可盡。亦不能必天下万世之人心皆三年而始盡也。宰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正本礼之所自制者言之。若曰。礼生于心。心既散矣。偽礼何為乎。夫子亦不与之論礼。直以心之安不安提之。冀其反求心而痛也。我不能反求其心。夫子亦无如之何矣。故以不仁打動之。又以三年之愛。天下通喪。深儆之。見尔即心有所安。而報三年之頋復。脩人世之常礼。亦自有不可恝然安者。以感發其良心而使之悟也。

宰我只在儀文声容上論。而不知三年之喪。正礼之不壞。哀而不傷。正樂之不崩。由于心之不仁也。仁之実。事親是也。礼以節

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不知礼樂所自出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疏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禮夫子

如樂以樂之不仁而能行礼樂乎。食旨三句。極言不忍之心。即仁心也。君子居喪食必蔬食何有甘旨。即遇甘旨亦不以為甘而忍于食也八音遏密。即偶音樂亦不忍于聞而不樂也居必倚廬。即偶過居處。亦不忍于居而不安也。非是食之聞之居之。方不甘不樂不安也。安則忍、則不仁。愛親之薄。而忍于食稻衣錦。是无人心。故曰不仁。子生以下。非是喪必三年之故。若言只是報三年之懷耳。父之慈。子之孝。皆心之不能自已自然而然。所謂仁也。親于子懷三年而不以為久、子于親乃久夫三年之哀痛乎。予也句正謂其情之不相關也。三年通喪。情之大同也。先王緣情以制礼。而无所强于世。而宰我不自反其本心。雖曰以真情質于夫子。

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居喪之實）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此夫子之言也旨亦耳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純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必至之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

而得罪于名教也大矣新哀之服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实也今之居丧者徒服其服而无其实不仁甚矣豈不痛哉

○心不可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又上无所用便放之便无所不為雖字所包甚廣不必泥入德免患只虛活說雖為心雜為人更得謂博奕小技猶有一点上人之心无所用心者其心眷一頑冥而已聖人取此形彼深言心之不可不用也

○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所以善用其勇而為勇之大也又是天地間最上之理故君子即以此為上恭為喜之人之念也

君子達而在上則行又以達道小人窮而在下則樂又而安命

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尚上之也君子爲亂

○聖人之惡〻其心体之不明。子貢之惡
惡其心術之不正。總之皆以維世。
古之聖賢尚設鞀鐸以引下人之諫。上有
適惡。而下人訕之。亦不合惡之。須看一流
字以下流不長進之人。而敢上訕英雄豪
傑之所爲。深爲可惡也。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直若屈。此三者可
惡在一爲字。爲者。作僞也〻也。

○所以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
待之者識難也。近之遠之。此便是病。善養
之法。亦不在近与遠之間。當自養其心始。
自養此心体。純白无私。有時周之而非近
也。彼不得乘吾私而不孫。有時斥之而非
遠也。彼不得窺吾私而生怨。此不在養之

小人爲盗皆以勇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〻稱人之惡者大下通悪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

有恩而在御之有道。○曰五十。曰四十。皆限年以戲人之進也。其終也已。令人深省。其字亦活。

○顧涇陽云。三人總只一副心腸。却各分頭去做。凡皆多方設法。為感悟獨夫地也。箕說甚妙。吾觀祖伊奔告紂曰。惟王淫戲用自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微子以去悟他何益。畢竟為存宗祀。若以元子而殉与死。心終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于微子之後。心則何安。又見比干之死。而再死諫。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心亦不安。所以為奴而隱忍以覘事勢也。比干少師。去与奴俱不安。故義當力諫而死。不以為悔。總之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即乎人心。而安。更無絲毫遺憾也。故曰三仁。

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此小人亦謂僕隷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右手恭二

微子第十八 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怒

殷有三仁。見不独剖心比干。周不得有之
所封宋之微子。陳範之箕子。亦非周所能
有也。夫子殷人也。宗國之痛。屡称泰伯文
王之德。意可見矣。

○議謂此老一味和。正是他不以三公易
其分處。何必匀。不忍去魯也。不忍去而以
不必去應之。和者之氣象。温厚隠惻。千載
之下。猶可想見。

○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賢。然亦不為
薄。又曰老不能用。則讒入而治心隳矣。孔
子之行。正在于此。若曰季孟之間為薄則
以季氏待孔子。孔子遂安之乎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比干因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乎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 必以其道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

不能用 老

○季桓子恨孔子之深。特患之無計耳。齊人寬其意。故敢于行間。桓子受之。以看孔子何如。又三日不朝。使君不臨。臣不會。孔子欲諫而無由。夫子深知桓子之意。即郊而膰焉。亦必行矣。否則孔子能却萊兵于壇坫之上。不能麾女樂于国門之外耶。桓子擅權無君。孔子不去何待。記魯論者不曰魯君受之。而曰季桓子受之。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以鳳尊夫子。鳳治則見。乱則隱。正其自謂耳。若夫子何分于治乱。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盖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桓子魯大夫名斯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

楚狂丈人。非無與于治亂者也。第所見不如聖人之大。故寧潔身而任治亂于天下耳。夫子欲傾天下之否。先解賢人之蹊。故下車欲與之言。使子路反見之。二人既絕用世之念于心。豈復聞用世之言于耳。其惟恐聞言之意。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矣故曰非無與于治亂者也。

欲與言不得與言。一片熱腸。無限淒涼。

○方奔走窮途。偶見耕者。就而問路。何知為隱士也。而安可謂其使問津為欲挽以救世也。當其時津且不告。又何從知其姓名。先儒謂沮者止而不出。溺者沉而不返記者論者之所取義也。

是知津矣四字。含蓄多少意味。

說夫子便說是也。分明說別人的精神。說自己便說然。分明說自己的精神。二字之

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下車蓋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

異。精神頓別。古人文字傳神如此。
人相與而成世。天下無世外之人。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正是明人不可避。々人則群鳥獸矣。鳥獸不可與同群。非斯人之與而誰。天下有道。即斯人之幸也。又何必周流以求易之也。正謂天下滔々。故用是以易之。言激于斯人必不可避耳。與字易字。然相呼應。須深味此意。
沮溺[illegible]人自守之心。不足以知聖人濟時之心。若天下有一毫不可爲。豪傑決不肯袖手。而天下有一毫可爲。聖人亦不肯放手。分量之殊故也。
吾非斯人二語。見聖人密愛天下之量。天下有道二語。見聖人斡旋天下之權。

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大凡隱者多跡晦而用奇。楚狂之歌而過也。知孔子之必下也。丈人之止宿見二子也。知子路之必反也。正是設其局。以自發舒其崎嶇磊落之態。使天下萬世知我為非常人耳。必以為諷孔子。抱子路。未必然也。后世魯仲連却秦帝。蹈東海。亦是此局。四体二句。是丈人自家專業之語。言我四体一不勤。五谷就不分了。我只管耕者之事。那得閒工夫管你夫子。乃一氣之語。緣何說是責備子路。素不相識。知是何業。即責以耕田之事。我思之可笑。分字非辨。天下豈有不辨菽麥之人。書曰。播時百谷。即分之之意。聖人語意無非悻悻行道。若無意乎道。周流何為。官路滿人。豈盡人人行義。惟君子之仕。乃行其義。若仕皆行義。則三家六卿。

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也歟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

皆義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是行義以上語。但接引隱者。權言行義耳。要知此是倒語。

列接輿三章于孔[illegible]

不合而去。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想見其為人。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于聖人為有所不滿于心。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止者。不啻若犬彘矣。豈非當世之賢豪特立者與。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非真有可敬而能然乎。故惟夫子可以議其不合于中道。未至聖人者。不可以妄議也。貪利祿者。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為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

○逸民中有三點不去及南面為君者。恐
遺逸二字不盡其義。只是猶言天地間之
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為。不以其身挑
上擔子。恒以得行其志為快。若夫子則欲
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之
可不可即我之可不可也。　如何逸得。故
曰我則異于是。
子曰二字在前直說到底。中節二謂子。不
可再云夫子謂之也宜体如謂之謂。二二
子降志辱身乎。不知世之隆辱者。一向潦
倒。不知名節道義。乃二子言行。必依名節。
道義。中倫中慮。亦尚志潔身之流也。其斯
而已。非是斯外無可取。二子可取。正在斯
也。又安得謂之降辱也。如此看謂字為各
節相承反吊之語為是
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廢者。當是時

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
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
或處而不終
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三段俱是贊詞
張柳下惠少連
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
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
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朞悲哀三年憂則行之
中慮亦
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止有一廢即廢是道所在故曰中權如信陵君飲醇酒近婦人亦是其善廢處無可無不可五字成文妙在唯其時不可作道理觀如毋意毋必字面只是不忍忘天下不忍以身為逸民但事勢如此又不敢定其身不為逸民也最可想見無聊賴光景

諸人先有可不可之見于胸中故可不可須當終有可有不可夫子不先立可不可于胸中故或可或不可與諸人合自是無可無不可

夫子寓自家心事圓神不滯無成心而實有定理無字中有一个有字有化于無此是順理之妙不可知之神從心不踰之矩宜渾說不可說諸子有迹我獨無心不可諸子添出可不可字上三節只該作贊詞

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避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而自托于逸民之後。若云我之行另是一様。与諸子不同。亦成吾之逸云耳。而豈有軒輕于其間哉。

○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其末年見我去乱。夫子没未久。三桓果為魯君所誅。使諸人不去。歌雍舞佾。豈能無所累哉。摯賢太師也。諸人亦多同心。先我遠禍。踰河蹈海。益聖人正樂之功大矣。

周礼在魯。樂之幸也。殘缺失次。樂之不幸也。夫子正之。樂之幸也。三家用之。樂之不幸也。太師等諸人不肯為權臣用。乃不幸之大幸也。可見三桓力能竊公家之樂。而不能奪知士之心。夫子知能必三桓之微。而不能返東周之治。其能者人也。而其不能者天也。

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内播鼗武入於漢。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忠厚之至)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人見魯之式微遂以爲貽謀所致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正以忠厚餘澤之猶存也記者于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記開國垂訓之語使知魯之衰非先王之過特子孫未能守其典刑耳然何苦追慕

○觀一周字見周家渾厚之氣培養人才故曰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記此以見商周興衰之兆

上以魯初之事叙于魯衰之後此以盛周之事叙于周衰之時皆傷今思古之意而寓夫子之道窮也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四書代言論語十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人能于生死義利關頭寔見得破。于幽明始終去處寔會其源。此是煞有學力者。其可已矣深許之也。致命。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思義如千駟弗視一介弗取思敬思哀。則永言孝思為百行之原也。獨致命不言思。與見聖賢文字之妙。此處容不得思。身家之念一起。如何致得命成。故夫子以之為成人也。〇不弘不篤而曰焉能為有亡。則子張之學可知矣。子張蓋竊見仁体。而以萬物一体為學者也。非後儒猶外為人之說也。道有得于心為德。執之信之而不弘不篤。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凡二十五章

〇子張儘狀點了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〇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

則無实浮于心。焉能必其有無也。

○有容有拒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聖人翕受之大德。言若相反義实相成。子張因其不足而進之。正愛人以德之道也。而安可謂共訓子夏也。亦不可稽其弊也。君子尊賢二句。是夫子論君子萬物一体之胸襟。夫子重在尊嘉上。見棟擇之當嚴。子張重在容矜上見不可者亦不可拒。此意不可不知。

○小道。遥就道上講。所包者廣。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他却以道局在器上故曰小。所以推拓不出若聖人一以貫之。則執御游藝。亦不得謂之小道也。于夏見小欲速。觀此言則進于遠大可知矣致遠自心体上說。

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狭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

○上句即是說知新下句即是說溫故也
矣惟日不足。猶恐失之。日月二字要看得
活。所謂通乎晝夜而知也。真時習工夫。故
曰好學。
能之竅。所謂曰知。知之精所會曰能。逐時
覺其闕曰日知。漸漬保所會。曰月無忘。
○學問思辨。皆所以得心而非心也。然舍
所得之心。心更將何在。心体自是完全常
在於子裡。故曰仁在其中。非是仁在學問
思辨之中。亦非是久之天理自純也。
人皆知學問為仁。然學博而不根之志。問
切而不反之思。終汎濫而局口耳也。仁人
心也。心体會于志與思。而篤且近。則志不
以博而馳。思不以問而勞。此中大有緊貫
之妙。而心依可完矣。
○孫子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謂莫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

之求而自至也學則自然致乎道非求其
至之謂也
管東溟云仲尼到從心所欲處若假之以
年更有進步可見致道工夫無時可了若
言有了時便不了矣
○必字當看毋自欺也君子所以不遠復
過而不改常人所以困于過小人自欺又
欲欺人
○君子只率其常人自覺其若變耳此時
中之妙而盛德之象也
逐三句理會又合三句理會方可想見其
彷彿
○信只是自家誠意懇惻實心愛君愛民
所謂勿欺而犯撑可勞而勞是也右說誠
以感孚則君信民信非一朝夕之故有事
當勞當諫可曰未信而姑已乎有此實心

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之也小人憚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

諫君民亦同此心即勞與諫處句以然志意

交孚也。

○此子夏語後語。出入字當從閑字体會。

閑者道之矩也。如人家大門一般。出入者

謂推行無碍。即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

之義。大德不踰。乃心体之渾全。大德敦化

也。小德出入可。乃千变萬化各極其妙。小

德川流也。若大德不免于踰閑。則小德須

欲出入。亦不能矣。只為看煞了出入二字。

將此旨埋沒。今試想子夏篤信謹守素

在小節上檢點。安肯以小德為可出入乎。若

小德有出入。又安得謂之大德不踰閑乎。

○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

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他。便是識見高處。

聖賢教人。只是下學。其精義入神。在其自

悟耳。豈末外又有本哉。譬之天只是一雨。

下晉必誠意矣乎而後可以有爲○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且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而草木得遂。或培其本。或蕃其枝。各、不同。君子只是一教。而學者或得其大。或得其小。各、不齊。君子焉可誣其所未至也。君子下學之道。即上達一貫之道。而門人小子自得之爲洒掃應對耳。豈是不欺之以本也。有始有卒。謂下學即上達。始終本末滚作一事。不假漸次。則惟聖人能之。非是贊聖人。只見小子之不能也。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于道。使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上下出乎其人。非教者之力也。今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于口。即禮樂刑政。且不言矣。而况洒掃應對乎。教者未必知。學者未必信。惟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敎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敎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

○君子終身于學无一時可怠。既仕後以
學為盡仕之功。未仕時以學為立身之本
特。以仕不仕寄身之顯晦。為學之證驗耳。
故功成身退人爵既得而天爵當修也。否
則未仕之學為干祿之媒明矣。道明德立
志之所求。庶道可以達也。否則急于躁進
其意氣用事必矣。而優字兩學字俱一樣
看。方得立言之旨。須知此是倒法。
曰仕而優則學。則仕時之學可知。曰學而
優則仕。則不優不仕可見。
○哀巷。喪之本情也。致者推而極之也。致
乎哀者。无所不用其情。而止者不滿其哀
之量不止也。
○未之為言。謂其在若有若无之間。蓋称
其才高而有責備之意。子張高明而不能
柔克。覺深況之未足。故雖与切磋而為仁

事。愚按程子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
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
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
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知本之言）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

○子游重本曾子守約。与子張正相反。故云尒。而子張又強曾子事有若。亦豈好高不可輔者。必有与之竝爲者特不可与曾子竝爲仁耳。

○人生涉世豈无致極用情処。或爲情牽勢泊。非由心之自然而推極之也。曾子述之詣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耳。

○孟獻子不畜聚斂之臣。則其用人行政之善可知。夫子感三桓之僭侈。故称莊子之不改爲難能。分明謂李氏能守文子之訓。則人人皆莊子之孝。豈惟有家之福。即魯国亦賴之矣。若只作彰父之善。須說得去却少關会。

○国存恤刑上說。然須推究民散根原。必无失政。方无失刑。要得不尽道以聯既散之民心也。治獄不以得情爲尽道。必以民

竝爲仁矣。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致道須學。惟此自致。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曾子曰。不忍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改○是眞孝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人之言如得其情。則哀矜

之犯法爲己辜以敎之不主爲己病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使民無訟刑期无刑方爲政之大務也若只一家矜何益于治乎須竟哀矜之用始得

〇不是爲紂分解是警惕人下流決不可處

〇君子心体光明瑩徹原无一毫虧損如日月之貞明月犯日日掩月乃不得不食非是无心时也勢也雖形若食而行度不爽稍頃更其次舍而光明如故故曰皆見皆仰仰者人知其非过生敬仰之心也若有过而改何仰之有君子兩難之際无以自全如周公孔子不得已而过与天下共聞共見无掩飾也迨时移事定天下莫不諒之其見其仰而君子亦不自知也若偶然无心之过終是檢点之疎而不遠之復

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〇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汚下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眞知君子)如日月之食焉(之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〇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

又不謂之過。亦比不得日月之食。○爲不學。推開賢不賢。主直接文武之心說。蓋其學文武也。師文武也。要其心自有文武也。是即心爲學。即心爲師也。何常以人爲師。而受學乎。善學大于大處求師。學小于小處求師。即師之有常也。夫子憲章文武。默識賢不賢之所識。學道即師道。師道即師心。即不藉文武。亦是能開天闢地做出來的。而豈是以偏詣。以全狀之謂哉。若不脫賢不賢之人論。則老聃萇弘之輩。安得謂之無常師也。

○聖人大開其門。以延天下士。何得其門者或寡也。聖心包涵無窮。萃神之精。會人之秀。所謂美富也。而多能處又不多也。行生處皆無言也。文章即性道不可聞。下學即上達不可知也。以能窮之以言述之以

（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牆卑室淺）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

文章聞之。以下學之。亦有得有不得。故曰寡。然則何以得其門乎。與行不與。夫子開門以延。強恕求仁。學者由門而入

○無以為。謂你毀亦無用。仲尼豈是人毀得的。他高極了。任你毀。亦說他不着。如所謂惡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自墮也。

日月不但形容其高。謂日月明出地上。夫子性体澄徹似之。與江漢秋陽狀同。人之毀他。如重霾烟霧。何與日月之明。可踰不踰。俱在賢者。仲尼身上說不知量。是不知量度丘陵日月地位。非不自知分量也。

○天原是一个太虛之氣。無安排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所以如之。其道德神化。不論邦家得不得。子貢以元膚陋

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有所言牆高而宮廣也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此夫子指武叔㊉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

聖心之妙。不可狀。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一言為智為不智。非就權衡人品說。只是責他不可胡乱說話意思。夫子何等人可輕說他。下節從上節拈出天道行生之妙。無言非上為德。下為業也。聖人分量不同。亦有聖人之德。而作用未必神者。亦非至聖。故又推及得邦家之治。化乃太空中運無限之生机。真如天一般。如何其可及也。生榮死哀。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存而天下皆立皆來。皆行皆和。真若太陽一出。萬物欣欣。莫不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不立不來。不行不和。真若太陽一沒。天地曚闇。萬物莫不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子乎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責子禽不謹言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對戌天只戊亥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

○此章大意言其奉天以任天下之重而不敢怠荒帝王大一統之心法也觀四海困窮萬方有罪百姓有過等語可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也堯舜言道而不言治湯武言治而不言道治即道也末節約略言之是治法非是心法然治法亦不在心法之外

中者衷也即此心也心之用至神如何執得惟至神故多走作而不協即非中也子曰擇善固執正欲擇其非中以求協于心而毋令走作也舜以此中為道心之微而以此走作者為人心之危於人心內精擇道心之原協而一以守之斯之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舜之十六字舜之紹堯也夫子人道一語祖述堯舜之真也桀既罪矣徧觀天下諸侯皆帝之臣我何

流者也○謝見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帝王授受只是為民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曰予小

敢蔽之隨簡閱于上帝之心屬意何人而君之也湯不敢遽為君而遜于天下諸侯聽上帝之所命乃其公天下之心也賚者錫予善人之名武王伐紂大封功臣行大賚之典而善人是富也善人即指有功德之臣非濟乎民賞善人之說也四海一困窮天祿便永終了君之所以享天祿者為一人乎為四海乎思之思之危乎危乎此堯舜親口叮嚀語也湯之言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皆四海困窮之念也所謂湯取棄于商武取湯于周者如此紂臣之多不如仁人之歸周者以我一人能為百姓救過也我不除暴安民則百姓過責于一人是今日之伐正体百姓之心也非恃仁人之多可以必勝也

予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此雖有周親不如仁

四者皆是心体。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
一便有意哭襍、狹小、詐偽、懶散，有㡬矣。然
下章五美之意，正合此四者。四惡則與四
者相反。如虐者寬之反，暴者敏之反，賊者
信之反，有司者公之反也。治法本自心法，
治統即是道統。

○尊一屏萬古經綸。尊之者擴充其道
心而使微者著也；屏之者祛絕其人心而

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周書泰誓之辭。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
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所重民食喪
祭。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
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揚氏曰：
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
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

使危若安也惠之美全在一因字勞之美全在一擇字因之如因生于天因養于地因出入裁制丁民下必其因我亦因而與民忘也擇可勞如擇其事擇其時擇其地君曰可民亦以為可也因者不任德于身擇者不任怨于世

驕起于己之慢心必敬以化其慢猛起于民之畏心必德威之惟畏然人必之安舒每于矜持處得之故衆寡大小一無敢慢不徒襲安舒之迹而忘矜持也正者本仁守為莊莅也吾身太居正則民之瞻視自覺尊矣所以不猛

武哲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

治統即是道統

五者只欲仁一句該之惠民而得于因勞民而得于擇敬以存仁而得泰体仁長人而得畏是一欲仁榇衆美之源也即帝王之寬信敏公皆所欲之在也得衆民任有功與悅皆得仁之境也欲者欲立欲達之神情也得者天下帰仁之景象也

看孟子凶年飢歲上慢残下之狀便見有司之悪與虐暴賊等

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

○此章宜以君子為主知命乃所以為君子之大根本而礼則君子之範也言亦君子之資也俱不可不知是一節緊一節意序帝王之政以三知結之最有意味三知者内聖也其餘政事外王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仁民者亦得之于知耳此三知豈小事也哉以此見知者聖學之所以成終成始者也

自仲尼焉學四章便是把一部論語歸着孔子身上了堯曰二章遡帝王之統而以孔子從政之略與知命之學繼之尽于究達兩事見論語一書所以繼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只此二端學庸孟子無非推衍此旨而以俟后聖于無窮也其旨深矣

利忍怫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一念哉

論語卷之十終

